

All宽短篇

- 2..... 【TMTK】 狼来了
- 7..... 【歪宽HP AU】 霍格沃茨与学区房按揭贷款
- 11..... 【KTK 普通人AU】 修车
- 16..... 【裤袜宽ABO】 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 27..... 【磁卡宽】 两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 36..... 【磁卡宽】 两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后续
- 45..... 【ktk/斯豆腐AU】 音乐会
- 55..... 【ktk/斯豆腐AU】 钢琴家（音乐会后续）
- 60..... 【KTK普通人AU】 一个迟到的生贺小段子
- 64..... 【KTK】 午夜惊魂
- 71..... 【站街AU/皇马全员】 黄粱一梦
- 77..... 【撸扎/KTK】 是谁敲响了我的窗户并且看着我的小鱼干
- 85..... 【磁卡宽/KTK】 金色梦乡
- 92..... 【磁卡宽AU】 周日的夜晚
- 100..... 【磁卡宽AU】 星期一
- 106..... 【磁卡宽AU】 星期二
- 111..... 【磁卡宽AU】 星期三
- 117..... 【磁卡宽AU】 星期四
- 123..... 【磁卡宽AU】 星期五

1, 【TMTK】狼来了

路人宽预警

非道德性行为预警

非常OOC

2019年4月1日21:00点整

穆勒独自在房间里坐着，手机在旁边亮了又灭，是关于最近德国队的信息，他扫了一眼，发现都在传格林德尔即将下台的消息。他又把手机放到一边，决定不再想这件事。窗外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他发短信给朋友，告诉他们过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训练基地外，热情的球迷久久不愿散去，克罗斯拉着罗伊斯出去签了几个名，从球迷那里顺手拿了一块小饼干。刚咽下去两口，雨滴就降落在他的头上，他抹了两把金发，拉着罗伊斯就挥挥手进了屋。饼干的碎屑一直粘在他身上，掸了两下也掸不掉，让他觉得莫名难受。

2019年4月1日21:19

胡梅尔斯是第一批达到的客人，穆勒收起思绪起身欢迎他，他们交换了一个拥抱，从彼此的体温里得到力量。这拥抱浅尝辄止，胡梅尔斯知晓穆勒尚没有处理好自己和克罗斯变动的关系，也更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新的恋情。所以他也只是轻轻的抱了他一下，这也让他成为穆勒在后期审查中的第一位证人。

酒店大堂里，克罗斯拿到了他的房卡。他今天独自一间。队友都理解他现在处于某种分手后的心情状况中，所以特意为他做出这样的安排。他让侍者把自己的行李带上楼去，自己则在询问侍者之后走向了大厅的另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并不通向房间。

他问我的是卫生间在哪里，从肢体动作来看，我想这位先生大概有些急切的肠胃不适，就为他指明了方向。

我并没有注意到大厅里是否有人跟他走向了同一方向……也许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带着德国国旗围巾的先生。但我并不能分辨出他是你这些画像中的哪一个。

2019年4月1日21:30

穆勒喝下了第三杯酒，他开始感到有些眩晕，但这种眩晕让他快乐，他在舞池里扭搭了几下，朋友中有人举起手机，笑着把这段拍上了ins。

眩晕并不让克罗斯感觉幸福，他跌跌撞撞的冲进隔间里，猛的拉上门，反复确认了两三遍已经关上以后，背靠着门板蹲了下去。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在他心里变成了隆隆的惊雷，倾盆大雨即将向他迫近。他感到冷，但他应该没在发热没在发热。他心里忽然有了最可怕的预感，又勉强站起来想要出去。他做到了。他打开门——然后顿住。

“先生，一楼卫生间暂停使用。”

2019年4月1日21:40

穆勒从舞厅里摸到了阳台上，第四杯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再多他就会失态。阳台上的地让他的皮鞋差点打个滑。可他愿意站在外面吹吹冷风，冷风让他清醒——是胡梅尔斯把他拉了回来，又关上了通往阳台的门。劝他外面刚下过雨，还是在温暖的室内多待会吧。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介绍他认识。

大雨倾盆。托尼，你不该这么说，并且这么做的，有人在他耳边温柔地低声说，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接受你，而且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介绍你认识。

雨继续下。

2019年4月1日23:55

宴会还在继续，穆勒喝了他的第六杯，正咧嘴笑着对胡梅尔斯说，托尼离开他确实让他很难过，何况这些事情发生在一起了呢？他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给胡梅尔斯数，我们和国家队的东西，我奶奶的东西，我和托尼的东西。都赶在一起了。

胡梅尔斯为他的我们而微笑了一下。

这时候穆勒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愣了两秒，似乎拿不准该不该接。胡梅尔斯不慎瞥到一眼，看到克罗斯的名字，就赶紧往旁边挪了两下，表示自己什么也不会听见。

穆勒还是接了电话。听对面说了两句，就咧嘴笑了，说托尼，你每次都是这样，又是什么他们拿走了你的电话，就只记得我的号码了，你听过狼来了没有，如果重复太多遍，我才不会再信你。我跟你说，不是说是愚人节就可以解决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他大声说，托尼！你总是这样，你和我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一模一样，从我爱你开始，接着就是他们拿走了你的电话，你只能向我求助。你为什么不去打给警察，难道这很羞耻么——

整个宴会厅的人都向他看过来，胡梅尔斯只能捂住穆勒的嘴，挂断了他的电话。他喝的太多了。

2019年4月2日01:30

我们需要你的分机号码，穆勒先生，如果你认为你的朋友遇到了问题的话。我们会稍后和宾馆联系，确定这一号码到底来自哪里。

2019年4月2日01:40

我们找到了。是一楼卫生间的公用电话，请不要担心，我们的人员会去核查。

2019年4月2日02:00

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还是用强制手段打开了那扇门，并找到了您的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方便明天来慕尼黑警局一趟呢？

2019年4月4日10:00

我从来都没想过托尼会是受害者，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希望用这种手段对待我的朋友，残忍的伤害他，并将他困在这种地方。请原谅我，我无法说出那个词汇。请原谅我，请原谅我，请原谅我。

2014年4月1日23:00

你说的是真的吗？托尼。我没想到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不是真心话大冒险吧，也不是什么愚人节玩笑？不是，不是，我当然也爱你。但是我没想到是你先说出来的，我一直以为会是我。你来吧，我会给你很多个吻，从今天起，我每天都会是最快乐的托马斯。我们会一起拥有所有的一切，世界杯、欧冠、欧洲杯……所有所有的一切，也许我还可以自豪的给我的侄女介绍，我是金球先生的男朋友。我们会一起去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旅游。还有，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听过比这更浪漫的表白，“我被人困住了，而我只记得住你的号码。”

2, 【歪宽HP AU】霍格沃茨与学区房按揭贷款

罗伊斯准时从德国魔法部的大门里走出来，灰西装配深灰围巾比黑色更衬他的一头金灿灿。

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决定去麻瓜餐厅吃一顿而不是回家，他烹饪魔法用的不好，经常烧糊一次又一次，其间还伴随着艾米丽拿着餐刀不满的敲盘子的声响。

在路上他遵从麻瓜世界的规则，拿出手机给罗斯打了个电话，电话嘟了几声才接起来，想必是对方手忙脚乱的在卷子堆里找了很久。他俩随便寒暄了几句，罗伊斯就开始讲今天遇到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有两个五十岁的巫师在追求刺激，在床上互相玩禁咒，结果不幸女的把男的搞死了。

罗斯听的啼笑皆非，叹了口气，说了两句那他们也该记得把水火不侵什么的防护魔咒用上啊。而且，现在就是这样，大家都不追求真东西了，不是自己会爬进爬出的鱿鱼，就是什么对着自己用涌泉如柱，就算真刀真枪了，也尽是什么恋爱魔药情趣魔药，前两天还有个女孩羞答答的问他一种助兴魔药怎么炼。

罗伊斯说你不能这样想，有的事情没有什么绝对限制，比如你怎么看助兴蜡烛呢？

停了一会儿他才若无其事的问，那你觉得最近他们宣传的那种，可以远程化形并且意念操控的玩具怎么样啊？

罗斯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罗伊斯说没什么，我就是问问，英国天气怎么样？说这话的时候一辆车猛的在他面前来了个急刹车，吓得他往后一闪。

马口，罗斯说，什么意思，你今天晚上不来了吗？艾米丽会想你的。

我来，我不来住宾馆么，罗伊斯没好气地说，你还记得你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付按揭贷款的事情吗？

克罗斯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说我确实忘了，不过马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如果你真的对那个远程感兴趣，我可以帮你做，还记得我大学在宿舍里搞出来的那个紫色的怪兽吗？

罗伊斯当然记得，那时他们还是两个好奇的拉文克劳小法师，天天在宿舍摆弄什么东西，托尼尤甚，明明不怎么爱学习，却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大摞书，照着上面比比划划。然后某一天，砰，从里面跳出了一只巨大的怪兽，一掌把托尼掀翻在地，罗伊斯战战兢兢的把托尼推到后面，单薄的身影顶在他面前，挥舞着魔杖颤颤巍巍的对着怪兽，就差在嘴里说出“你不准过来”了。当然最后，还是匆匆赶来的教授救了这两个鼻青脸肿的小巫师。

那个怪兽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罗伊斯问。

我当时躺下了，克罗斯说，所以看的比较清楚，那个家伙有四个屁。

这个该死的男人说完还咯咯的笑了起来，他本来笑点就很奇怪，不笑则已，一笑就自顾自的快乐，让罗伊斯也忍俊不禁。匆匆说了一句回家见，就闪身进了餐厅。

平心而论他真的搞不懂克罗斯，一边插着香肠吃，罗伊斯一边琢磨，非要孩子进霍格沃茨，前些日子还跟他闹着让他把德国的房子租出去，用来交霍格沃茨附小的学区房按揭贷款。他跟托尼吵过几次，说在德国读书也挺好，不但吃的好，语言更通，而且也更便宜，而且也不意味着考不进好学校。可是托尼不知道中了他西班牙同事的什么蛊，非觉得要给孩子最好的学习环境。明明他还只是一个助教，罗伊斯也工作没两年，连昂贵的情趣玩具都要自己想着办法仿制。

可也许二十年之后，这段时光看起来就会很美好了，罗伊斯想，那时候他们会拥有两处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艾米丽已经长大，也许是一个霍格沃茨高材生，也许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巫师。然后那时候他们一起通过扬起的炉灰看到这段回忆的时候，就会惊觉，他们那时拥有那么多洋溢的激情、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希冀、和那么多走了歪路的聪明才智。他们觉得自己都

么怀才不遇，他们猜测自己将成为新世纪的主人。他们还没有理解那些新东西和假东西，他们有彼此的体温，度过寒冬。“我那时每天都通过炉灰来看你。”，罗伊斯会那么对克罗斯说。

可是，罗伊斯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克罗斯要让他卖房子而不卖掉自己的呢？他当时气冲冲的似乎问过他一次，他怎么回答的来着？艾米丽喜欢那张沙发。是的，怀里抱着艾米丽，四只滚圆的蓝色眼睛一起看着他，理所当然又似无顾忌。

好吧，好吧，罗伊斯想，但是你不厚道就不能怪我不厚道，他又看了一下表，叫来服务员结了帐。接着，他行色匆匆的穿过慕尼黑街头，钻进没有摄像头看到的小巷里身形一闪，转眼就来到了花里胡哨的魔法用品商店前头。

晚上好，罗伊斯说，我预定的愚人节礼物，提前一天取可以吗。

店主点了点头，拿给他一个长长的盒子。叮嘱他这个扫帚只能用三次，用完魔力就消散了，变得和普通的扫帚毫无区别。

罗伊斯点点头，友好的和店主道了别。在钻进呛人的壁炉的时候他想，这次他决定给托尼一个教训，告诉他为了送别美好三月的礼物，自己特意给他买来了他一直想要的新扫帚。然后，也许某次托尼骑着它得意洋洋的给小学生捡魁地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球场里，出也出不去了。罗伊斯发誓自己一定不会把这个恶作剧说漏嘴，就算托尼笑的很开心晚上好好的奖励他一番也不会心软。

刚想到这里的时候，家的轮廓已经慢慢的出现在他面前，罗伊斯抱着长礼盒晃晃头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艾米丽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扑到他怀里，而且家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盏灯光。罗伊斯皱皱眉头，手往下一翻，让魔杖从袖子里落到他手里，小心的迈出一步，观察之后往艾米丽的房间走去。

刚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托尼突然猛的从门里蹿出来，跟在他后面的的是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想都不想的，罗伊斯一把把托尼拉到身后，举起魔杖，对着魔力波动处——

他的手被躲在后面的托尼摁了下来，干什么呢，托尼说，我们在实验愚人节的吓人魔术，这个可不可怕，连我都被吓了一跳。

可怕，罗伊斯板着脸回答。

你拿的这个是什么，托尼注意到他扔在地上的那个盒子了，是不是……？

没什么，罗伊斯抢先一步挡住了他，我给艾米丽买魔杖不小心买错了，明天就去退换。在克罗斯一脸的不解中，他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金发。接着，像所有寻常的男人一样，他蹲下来，紧紧的抱了抱跑出来迎接他的、画着女巫烟熏妆的小魔法师艾米丽。

克罗斯回店里的时候，顺手把书包甩到了沙发上。外面是八月盛夏，他眼看着克洛泽还在干活，就自己先进了阴凉的屋子，翘着脚趴在长沙发上歇着。来往的小工们也认得他，见怪不怪。

等克洛泽进来的时候他都快睡着了，半眯着眼，手里的笔一骨碌顺着肚子滑倒了地上。克洛泽站在那里逆着光，在热天里还穿着件外套，倒很整洁，还有几分文质彬彬的。没有什么机油泼墨般的洒在赤裸的肩膀上那样的画面，有点无奈的看着他。克罗斯就把脚收回来，连忙坐起来，示意克洛泽坐他旁边。

“你真要跟我分手啊？”，克洛泽看他半晌，才问。叹口气举起手似乎想摸摸他头发，但还是放下了，“这里说话不方便，不然去家里说？”

“我很快就搬出去了，学生公寓那边也联系好了。”，克罗斯回答，但还是背上了书包，弯腰上了克洛泽的车，安静的看着他开车到附近他们常去的咖啡厅去。

“不要这家吧。”，到门口的时候克罗斯忽然说，克洛泽那时候已经探了半个身子出去，闻言又钻进凉爽的车厢，看着克罗斯墨镜下紧抿的嘴，还是决定放弃追问，只是重新点火上车。

不要这家自然是有原因的，在克罗斯还是米洛在校园里的小跟屁虫的那会儿，他们就经常上这家吃，要的就是碰上熟人，小男孩的心思。不过，自从克洛泽离开学校以后克罗斯就很少拉着他去了。全反过来了，怕遇到熟人尴尬。克洛泽倒像是不怎么在意的样子，去哪里吃都是一样。反正一向也是这样，克罗斯追的他，崇拜连着爱，怎么也比反过来多一些。克罗斯最开始挺不忿的，现在也都习惯了。

克洛泽一路开到了自己家门口，在小饭店门口停了车。这家猪蹄烤的不错，他想兴许可以让小男孩换换心情。

“为什么啊？”，抿了一口啤酒他才问。

“我要换地方了。”，克罗斯说，“实验室给我个机会……算了，不是这事，米洛，问题是现在在我们本来也不就是名存实亡么？”

“我就是最近忙了点，店里事情比较多……”

克洛泽解释着什么，克罗斯盯着他嘴唇的翕动，渐渐脑子里就声音都隐去了。他想起很多东西，你知道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吗？他想，大概是看到他的米洛学长跟进货商陪着笑砍价的那一天。他那时候看起来是那么愚蠢和那么衰老，嘴角泛起几层褶子。克罗斯冷眼旁观，只觉得认识的人都变得不熟悉了。他到现在都想不到是怎么一回事，他惯于单刀直入，只觉得为了避开和前男友竞争晋升席位、顺便为了挽救家族的小汽修店，就放弃自己原有的工作，来做汽修店老板，简直是滑之大稽。但偏有人抹不开面子，一意孤行的走上这种路。克罗斯当时好言相劝，只当男友需要散散心，不过没想到几年过去，眼见收益还不错，克洛泽居然收了心，专心致志的经营他的门店，认真的令人作呕，好像这里面包含着 he 曾经探索过的整个宇宙与繁星。

“好吧。”，克洛泽看他不吱声，停了半晌才说，“那我们就回家，看看你想带走什么。”

克罗斯也就点点头，两人结了帐，回了家。老板娘热情，当他们熟人，还笑着聊了几句天。

克罗斯想到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心中一紧，嘴上也没说什么。

回家以后克洛泽就进了车库，不知道鼓捣什么。克罗斯开了灯自己在屋子里收拾，按耐着几年的回忆，手摸过去年给克洛泽买的羊绒衫又轻轻放开。快速的卷了自己的东西，叠也不叠的扔进箱子里。拖箱子出门的时候，看到克洛泽正蹲在电视柜前鼓捣东西。

克罗斯走过去一看，他居然正在拆电视柜上放的一个埃菲尔铁塔小模型。他俩当时一起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买的，买回来一起拼好的。

“这一半你拼，那一半我来，看谁比较快。”，他们当时坐在拼接地毯上，拿着小零件笑着玩。

“这是你的。”，克洛泽已经完成了拆卸，把一堆零件倒在他手里。克罗斯愣了一下，本来以为是什么报复性的玩笑，克洛泽就已经拍拍他的肩头，示意他看过去，指着门口收进袋子里的两个靠枕说，“那个也是你的。”

“还有，”，克洛泽从他手里接过他的箱子，拉着出了门。这下克罗斯才看到他刚才干了什么，只见花园里的灯都被打开了，车库里乱七八糟扔了一地零件。克洛泽随手把箱子推到旁边，拿起一个大扳手，打开副驾的门弯腰进去鼓鼓捣捣。克罗斯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很自然的伸出一只手，“给我递一下钳子好么。”

克罗斯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一瞬间什么表面冷静的德国人杀人分尸的极端案例都想出来了，但随即就冷静下来，发现克洛泽看起来并不是在泄愤，而只是像在店里一样工作。那种他天天都看到、却从没重视过的虔诚的姿态，灰褐的眼睛，温热的注视，在抚摸他的背的时候微有老茧的双手。

“搭把手。”，克洛泽一会儿说，“不然我的老腰可受不了。”

克罗斯从驾驶座那里打开门，才发现他居然已经把副驾驶的椅子拆了下来，正打算往外搬。

“你还想要什么，”，对着车库里摊在地上的副驾驶椅子，克洛泽问他，甚至还开了个玩笑，“发动机现在不行，除非我送你到地方再拆下来。”

“干什么要做这些，”，克罗斯愣了一下才问，“这样毫无意义。你把它拆下来，它就没有价值了。”

“这是一样的事情，”，克洛泽像往常一样用有点可笑的、近乎怜惜的力度关上副驾驶的门，

“我们分开以后，有些东西本来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他向前跨了一步，掀开了车前盖，“你还想要什么？”

在那个瞬间，クロス发现他哭了。他扶着车盖的、稳定的手并没有颤抖，但是他的眼睛里已经闪起亮光。

“你要什么，”，年长者固执地问，“都在这里了。我记得你还挺喜欢这个标志？要不要把它带到西班牙。”

クロ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答话，他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耳鸣。过了很久以后，才听见克洛泽的声音在他耳边再次响起，他说：“别哭了，托尼，别哭了，我想你总要带点什么去西班牙吧。你想要我们上次买的那个科隆教堂吗？”

在他一生中，他从没拼好过什么东西，クロス想，买科隆教堂模型的那次和买埃菲尔铁塔一样，也是他自己买了，心安理得的知道米洛肯定会把它拼好，摆在家里的玻璃柜子里。

他凑过去亲他的米洛，狼狈的让对方大概都吓了一跳。手足无措的回抱了他。クロス紧贴着克洛泽的胸口，只觉得对方的心在有力的跳动。他们谁也不说话，直到クロス眼泪都干了，依旧保持着这种寂静。寂静之后滋生的是不安与尴尬，于是クロス开口，想结束一切，他刚开口说：“米洛，我没事……”

还没说完这句话，他就被克洛泽撞的往后退了几步，腰猛的撞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克洛泽还在推着他的上身，让他只能手脚并用的依靠在他以为是墙的那个东西上——然后立刻意识到那不是墙，这个冰冷的东西是车前盖，于是他的动作就尴尬的变成了一个用手支撑着前盖所构成的仰角。只能用屁股顶着车头。克洛泽却仍然不肯放松，俯身下来把他的腰亲他，クロス柔韧度自然没那么好，只能一路往车上蹿，把半个人都躺上去。

“米洛……”，他小声的嘟囔一句，用手捅捅克洛泽的腰眼，不好意思的想到前两年的时候他似乎沉迷于类似的性幻想，希望穿着工装的油污味道的米洛把他摁倒在车前盖上云雨一番，

橡胶水管扔到一边都不管，当他被搞的手无力的瘫下去，一转头就能看到喷出的水在空中折射出的一簇彩虹。

可是现实又是怎么样呢？克罗斯迷迷糊糊地想，车前盖又硬又冰冷，他衣服被蹭的露了一截后腰，贴在金属上冻的一跳。油污蹭他身上他多半第一反应是气得跳脚。往往就是，想象是一个样，现实是又一个样，这个道理他活这么久大概也懂了，而克洛泽……克洛泽大概早就懂了，所以只是以宽厚的沉默倾听他的幻想，既没有取笑，也没有同意。

……克洛泽已经从他身上离开、把他放开了，正伸胳膊过来打算扶他下去，克罗斯横了一下心看向他的眼睛，知道多半一会儿会收到对方因为刚刚失态的道歉。他知道是自己该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刻了。那一刻他无比笃定，无论结果如何，他此刻说出的一切话都将不可更改，在十几二十年后仍然会在他们二人的心中留下刻痕。但他必须选择。

“我们回屋去吧。”，他说。

4，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神奇拉郎：蒂博·库尔图瓦/托尼·克罗斯

来自和 @LostinTokyo 太太一起的脑洞，还是忍不住写出来了，爱您！

Alpha！裤袜/ Omega！TK

全员都黑，包括球队，黑的丧心病狂，非常OOC，一定要慎重阅读。读了就知道还是个很纯情的故事。

阅读愉快！

一，

库尔图瓦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不时垂下眼帘去，坏心眼的用脚轻轻擦过对方的小腿。

克罗斯却没有搭理他，只是弯腰把合同从矮茶几上推过去，“你自己看看，如果同意的话签个字，或者把你的律师叫过来看看，要是他值得信赖的话。”

库尔图瓦把合同拾起来，他知道托尼是故意把合同推到桌子中间的，这样在他低头够合同并翻阅的时候，托尼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他，就像打量一匹良种马。而他确定自己经得起这样的打量，甚至还有意的伸长了胳膊，让属于门将的修长手指张开，从深色木纹上滑过去。这场景值得一看。

“按月付费？”，库尔图瓦直接翻到了最后的报酬页，这是他唯一关心的，“每月都结算一遍，不管有没有国家队比赛日？”

“像俱乐部给你钱一样，”，克罗斯解释，“不管你干没干，干了几次，或者射没射门，都会给你的。”

“你们喜欢射门，”，库尔图瓦说，对方开的价格诚意十足，让他非常满意，甚至想到要开个玩笑，“我们门将可不喜欢。”

“我以为你会喜欢挑战的。”，克罗斯漫不经心地回答。

库尔图瓦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念出下一项，“如果能受孕成功，甲方额外支付乙方……哇哦，作为乙方放弃抚养权的报酬。”

“只有前半句是对你有用的，”，克罗斯说，手无意识的在沙发上划来划去。他也没想到库尔图瓦会大声念出来，毕竟作为一个世俗的omega，他脸还是要的，把受精啊受孕啊什么的放在床上还行，放在嘴上总有点奇怪。

“什么意思？”

“你不会想要抚养权吧，”，克罗斯皱了皱眉，快速的坐直了身体，这是他的底线，并不可以谈判，“你都有三个私生子了，为什么非要这个。”

“迭戈和艾登都恨死我了，卡罗琳又联系不上，我也不小了，万一可以的话……”，库尔图瓦说，并不出于真心实意，而只想看看还有没有再敲诈一笔的余地。

“想都不要想。”，德国人干脆地说，“如果你想这样浪费我的时间，我还不如去红灯区里找一个。”

库尔图瓦点点头，从兜里摸出一支笔，在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大名，郑重又潇洒，就像在皇马的合同上签字一样。

“这样可以了吗？”，他把合同递给德国人，德国人看也没看，就随手甩到了旁边的双人沙发上。

“可以了，但我要验验货。”

库尔图瓦站起来，用两只手撑住德国人沙发的扶手，将他笼罩在自己的阴影里，尽量职业的，他说，“这次算你免费。”

克罗斯双手圈住他的脖子靠过来，在库尔图瓦以为这会是一个亲吻的时候，德国人快速地舔了一下他的耳垂，“到床上去。”，德国人命令。

语气虽然还算冷静，但是库尔图瓦听着omega控制不住的喘息，嘴角一勾，就把人又按倒在沙发上，命令道：“就在这里。”

“我有一些小玩具在卧室里。”，刚被脱下上衣的德国人看上去有点意外，但并不惊慌，就裸着上身坐在沙发上对库尔图瓦说。

操，是个厉害的主儿。

看来接下来几个月会很有趣了。

二，

拉莫斯他们都对库尔图瓦快速的跟克罗斯搞在一起非常惊讶。毕竟，虽然他们没有明示，也不会更衣室里搞起来，但是也没有刻意隐藏——在科斯塔那天冲进更衣室，暴揍科斯塔一顿的时候，克罗斯甚至很够意思的帮他们俩拉了拉架，还主动开车去接库尔图瓦出院了。

库尔图瓦对于队友的窃窃私语倒是处之泰然，他不知道德国人怎么想，反正从面上也看不出他想法。德国人从不跟他吵架，也很少提出过分的要求，他们充分享受对方，因为那个特殊条款，也从不用戴套，总之，他们是很理想的炮友。

当然，他还是免不了要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他听说莫德里奇坚信他的中场搭档是脑子被驴踢了，要么就是真的对库尔图瓦一见钟情；拉莫斯想的则是相反的事情，他认为是库尔图瓦有某种神奇技能，可以让所有的omega在和他睡了以后都对他死心塌地，并且他幸灾乐祸的提醒莫德里奇，不要因为男朋友在巴塞罗那，就失足和库尔图瓦睡，毕竟他抢肯定抢不过克里斯。

库尔图瓦轻轻咳嗽了一声，推门进来，两个人被他吓了一跳，但立刻又开始欢畅的讨论起来，好像他是空气一样。

甚至隔天，拉莫斯还在训练场上拍了他一下，说兄弟你厉害啊，屌里有钩子还是怎么样，用的西班牙语。旁边马塞洛等人立刻忍不住的哄笑。库尔图瓦偷偷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神态如常的跟莫德里奇打闹的克里斯，估计是拉莫斯看准了克里斯听不懂西语，才这样对自己说的。

他淳朴的笑了笑，也用西班牙语说，“我们是真爱。”

围观的人笑的更欢了。

大概只有库尔图瓦知道，克里斯虽然确实不会说，但并不代表他一点西班牙语都听不懂，尤其是骂人的话。只是谁都知道，让球队大佬以为自己说错了话，对谁都没好处。

从那天起，库尔图瓦就对克里斯多了一分戒心——毕竟，连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的队友，尤其是情场大师莫德里奇和拉莫斯，都没有认清德国人讳莫如深的真面目，还把他当成个冰清玉洁的小处女，这足以说明他是个危险的人物。要知道，库尔图瓦回忆道，明明是他先主动在更衣室里穿着紧身球衣勾搭我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跟克罗斯在一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首先，他有钱，并且绝不抠抠索索，从他起草的合同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他对性关系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收集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比库尔图瓦认识的还多，只要不在容易露出来的地方留下伤痕，他都会欣然同意。对库尔图瓦的过去和他除了自己以外还有没有同时做着其他人的生意都毫不介意。事实上，库尔图瓦怀疑这是因为他需要保留同样尺度的隐私，也许是什么别的人曾教会他使用这些东西；

再者，他长得好看身材也好，虽然口味很杂，但裤袜并不是毫不在意审美的人，你知道的，他那些前任，大多都在球技和身材上有特别出众之处。而克罗斯虽然脸有点大，但是从裤袜两米高的视角下看起来，刚刚合适，更何况他身材无可挑剔，宽肩窄腰和翘臀一个不缺，下面还有一双漂亮长腿和颇为色情的脚踝。

另外，跟克罗斯在一起，还会时不时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好处。比如某一天，库尔图瓦结束训练，正打算在空无一人的更衣室里收拾东西回去，塞巴略斯就悄悄拦住了他。

“怎么了？”，库尔图瓦问，西班牙中场不太符合他的审美，但也不是不可以。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

吸取了莫德里奇和拉莫斯在更衣室里说悄悄话被撞破的教训，库尔图瓦和塞巴略斯约到了皇马门口的咖啡厅交换情报。

“如果你可以把他搞怀孕的话，”，塞巴略斯说，“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谁？”，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库尔图瓦迷茫的看着他。

“你知道的，他。”，塞巴略斯说，“我需要一个主力地位。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比如在训练里使劲进纳瓦斯的球，扑点球的时候告诉你我会罚哪边。甚至是拉莫斯会罚哪边。”

“谢谢，不需要，”，库尔图瓦看着对方失望的表情，又问了一句，“多少钱？”

当然，他钱也收了，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力。不过剩下那个许诺么，开什么玩笑，他既不想自己的把柄落到别人手里，更不想得罪拉莫斯。然后，他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克罗斯。

“那不是挺好的？”克罗斯笑了半天。

“没有主力地位挺好的？”

“球队和我们的合同是一个意思，不管你出多少力，该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只要能帮他们拿到最终的东西，你就是有用的。其他时候多做事情就是多吃亏，如果输球的时候你的镜头最多，那么你肯定就要背锅。”克罗斯说，“为什么总想当主力呢？”

库尔图瓦还在琢磨呢，刚想反驳他，克罗斯就手一摊，说，“钱呢？分我一半？”

最大的好处还是这一条，库尔图瓦想，跟着他总能学到一些人生哲理。

三，

当然，和克罗斯在一起的麻烦也不是没有。

比如他有奇怪的洁癖，那次库尔图瓦刚结束了国际比赛日——又被灌了五个，回到西班牙，进家还没说两句话，克罗斯就凑过来嗅了嗅，然后问他，“你是不是跟队友睡了？”

“没有。”

“托比、阿扎尔还是德布劳内？”

“无可奉告。”，库尔图瓦被他突然出现的占有欲弄的很无奈，明明说好互不干涉的，“再说德布劳内根本就没来。”

“去洗干净。”，克罗斯猛的站起来，从厨房里提出了一桶消毒液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小刷子——至少不是钢丝球。

这下库尔图瓦算是清楚了，每次进家都要洗手原来不是空穴来风的，德国人虽然对他睡了谁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对他的屌干不干净很有意见。

那天他洗了四五次，弄的全身都被浴室的水蒸气蒸的红彤彤的，才半个身子探出来，裹着浴巾问托尼这样可不可以了。

克罗斯推门进去，他穿着一套黑色丝绸家居服，只有绸带在腰间栓了一道，在此刻的库尔图瓦眼里活像个女巫，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库尔图瓦，说，“再洗一遍吧，这次我看着。”

另一个非常变态的地方是，他绝对不允许库尔图瓦对这个协议表现出任何好奇——某一次，在抚摸过德国人身上的送子鸟之后，库尔图瓦终于提出了心里积累已久的疑问，“如果不孕不育的话，”，他委婉地说，“其实医院比换人有效果，也比这个有效果。即使你们原来有个会做法的主教练。”

德国人躺在他身边不说话，库尔图瓦想，也许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其他一切，都不能说明为何德国人愿意花钱来找他，就循序渐进的猜了一下，“难道是什么人因为这个把你甩了吗？所以才讳疾忌医，想换个人试试？”

“闭嘴，”，德国人猛的翻到了他身上，膝盖顶着他的大腿，双手还掐在他脖子上，却并没有用力。

库尔图瓦猜他应该是说对了什么，不过他倒是没有什么恐惧，他知道克罗斯不会下手的，毕竟他值很多钱呢。他了解自己，也了解克罗斯，没有任何已经过去的事情，在他们这里，值得他们放弃未来。

“玩窒息play么，宝贝？”，他抬手打了一下他屁股。

四，

几个月以后，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皇马决定跟克罗斯在本赛季后结束合作，毕竟，顶尖球队不能养着怀孕的omega，不过克罗斯早就在德甲找好了下家。库尔图瓦猛的意识到这才是一招金蝉脱壳，带着孩子，他既趁早离开了皇马，还甩掉了自己。这是他们的处事方式，既不相信球队，也不相信对方。

全队心里都有数，也就马塞洛还咋咋唬唬的说，“托尼你居然是omega？我还以为是你睡的他。”

库尔图瓦想也许他心里也是有数的，只是在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总有人要充当喜剧角色。皇马更衣室里都是人精，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发小艾登，应付一个更年期穆里尼奥就能让他崩溃，这种环境他就算来了估计也够呛。

克罗斯走的时候，库尔图瓦来他家里送他，顺便把自己的东西收走。

“外国人么，”，克罗斯似有所指的对他说，“还是要早做打算。”

孕期前两个月他吐的厉害，皇马还打算榨取出剩余价值，用人用的并不比之前轻多少，库尔图瓦看出他腰比之前细了，这点默契他们还是有的。

“知道了。”，他说，还是忍不住地，“我觉得这样看来，当时可能不是你有问题，而是他有问题。”

克罗斯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倒是对他微笑了一下，认识他这么久，库尔图瓦很少见他真心诚意地笑出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他夫人怀孕了。”

库尔图瓦也笑了。他倒是真心觉得克罗斯会是个好家长，之前几个月他就看他在看小孩的照片了，而且他也会定期给孤儿院捐钱，有时候还会自己过去看看，一半是作秀，一半也未必。至少，从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金额来看，倒是蛮真诚的。

他们甚至还友善地聊了聊谁会取代克罗斯的位置，库尔图瓦说他觉得塞瓦略斯可能会上岗了，毕竟他是西班牙人，讨弗洛伦蒂诺的喜欢。克罗斯则嗤之以鼻，说我走了他也上不了位。

“为什么？”，库尔图瓦问。

“哈梅斯要回来了，”，克罗斯简短地说，“要不就是回收科瓦契奇。总之有一个人会替代我的位置。”

“我以为主席会喜欢自己人呢。”

“那也是听话的自己人，”，克罗斯说，“如果哪天真的和他过不去了，你可以把他背着主席给你钱的事情捅出去。”

库尔图瓦点点头，并决定以这个理由向塞瓦略斯再催一下剩下的钱。

“我该走了。”，克罗斯看看楼下，已经有人来接他了。

“我帮你提吧。”，库尔图瓦提起了他的行李箱，对方坐在沙发上，已经有点显怀了。

“谢谢你，蒂博。”，他说。

“记着结清尾款，”，库尔图瓦亲了亲他的额头，恋恋不舍地说，“从你这里学的，即使最后一个月我没上场，钱也是要拿的。”

五，

库尔图瓦有点遗憾，却也没什么遗憾的。算来算去，他想念很多人的很多方面，比如19岁艾登已经很挺翘的屁股；比如气冲冲的问他为什么要泡自己女朋友、却还是跟他一起倒在床上，全身都会在抚摸下发红的凯文；迭戈的所有方面，他永远是最好的；和托尼在高潮的时候的瞬间安静无声，只有小刷子一样的睫毛在轻微的颤抖的样子。所有的omega都是他的天使，他在无数夜晚（和少数白天）醉倒在他们的甜蜜中，但他不能为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停留。触碰是触碰，反而是因为它浅尝辄止。他深谙此道。

库尔图瓦从不是一个沉迷过去的人，他喜欢看太阳升起多过日落，在某些允许自己陷入多愁善感的时候，他想，期待未来也许才是他的生存哲学。即便在他眼里，明天从不会更好。这不矛盾，库尔图瓦想，就像很多人都讨厌他，但同时也会接受他的爱抚。也许那是因为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短短的数十载生命里，又有谁会真的在乎呢？

5, 两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神奇拉郎：莱奥·格雷茨卡/托尼·克罗斯

一，

托尼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开始变得这么“糟”了。最开始，只不过是 在国家队而已，后来，莱奥就每个月都要跑到法兰克福来，甚至有媒体猜测他想转会。再后来，他脑子一热，答应莱奥停止使用避孕药。结果是很明显的，他现在不得不在揣着一个小的的同时，管一个大的。可是他毕竟已经过了三十岁，不管是再次怀孕带来的身体负担，还是俱乐部对此不满的态度，都让他疲惫不堪。他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呢，克罗斯放任自己躺在床上想，他还以为，所有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呢。

不过有钱总是比没钱好，至少，他还可以给莱奥——小的那个，雇佣一个专业保姆，顺便也帮他做做饭。莱奥——大的那个，也是同样，他从不自己开车过来，都是雇一个司机开上三小时，然后在后座上睡大觉。别问托尼怎么知道的，脸上的红印子没那么好消下去。

接着就更麻烦了，克罗斯无助地捂着脸，他现在见莱奥都战战兢兢的，生怕他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戒指来，结结巴巴地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结婚吧，还流出几滴傻眼泪。而据昨天穆勒打的电话，莱奥已经在打听婚礼的事宜了。真他妈的是个灾难，他很可能不得不拒绝小男孩，这就意味着他们今后连炮友都不是了。

也许，托尼忽然想起了什么，不由得支起了身子，也许他不用拒绝他呢？只要先把自己的律师找过来，商量一份合适的财产协议，既让他可以保证自己现有的收入，又能在莱奥收入将来超过自己以后分一杯羹？毕竟他也不年轻了，这笔买卖不一定亏了。再说，他一年付给律师那么多钱，甚至都让他没在西班牙惹上税务官司，总该能写一份这样的财产协议吧。一式两份拟定好之后，他也随身揣着，一旦莱奥拿出戒指，他就拿出财产协议……？

正在浮想联翩的时候，门铃响了，托尼把自己从床上支起来，整理了一下分体家居服，穿上莱奥给他买的防滑毛绒拖鞋，就晃晃悠悠的去开门。

是莱奥，来的比平时早两个小时，看起来面色阴沉。

“你和库尔图瓦是怎么回事？”，果然，还没进门，年轻的男人就质问他。

该来的总会来的，托尼自嘲地想，只不过没想到我拿的是《欲望号街车》的剧本，而不是《蓝胡子》什么的。

“进来说。”，托尼探出头去，观察了一下没有人在拍照，伸手揽了一下浑身绷直的男人，他可不想惹上更多麻烦了。可是真的让他进来了，他又后悔自己没出去找个咖啡厅说话，万一莱奥忍不住要动手呢？

二，

所以这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开始的时候，莱奥——小的那个，还在他肚子里。皇马十月的战况又非常揪心，他不得不连续首发，这种情况一直到维持到国际比赛日也没好转——显然，德国队的状况也没比皇马好到哪里去——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总之，托尼在国际比赛日也是连续首发，半场还没跑完，他已经觉得肚子里有点隐隐疼痛。

“我没事吧？”，中场的时候他问队医，并一边深呼吸着平复喘息，那时格雷茨卡正好从他旁边走过去。

“他怎么了？”，年轻的中场球员也停下来，眼睛眨巴眨巴地问队医。

“不好说，”，队医说，“我只能说胎心正常，但最好你需要休息一下。”

“是孩子的事情？”，看了看靠着墙、无意识的咬着下嘴唇的托尼，格雷茨卡礼貌的建议道，

“我可以替你踢下半场。”

“孩子比较重要，”，年轻人又善解人意的劝他说，“我可以跟勒夫解释。”

三，

并不是说他因为感动就在赛后给了格雷茨卡一次高潮，托尼确实挺高兴回到替补席上，但是对他来说，这只能算是一次互利互惠的交易，年轻人得到更多表现机会，他自己得到更多轮休机会，归根结底还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不过，赛后庆祝胜利的时候，托尼没跟大家一起，而是直接从替补席站起来往更衣室走。天气确实很冷，大家也知道他的状况，没必要刻意掩饰什么。走进走廊的时候，他听到背后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一回头，是格雷茨卡匆匆忙忙的跑过来，年轻人在冬天的空气中制造出大团哈气，就在接近他的时候，托尼几乎感觉是一阵暖风吹过来。

“怎么了？”，他停住。

“没事，”，格雷茨卡说，“你还好吗？”

“我还好，”，托尼说，礼貌而客套的，“谢谢你。今天在攻防两端做的都不错。”

“啊，我是看你着急回来了，还以为你……”

托尼笑了笑，“我没什么，快回去吧，不要担心你和队友庆祝的时间。”

年轻人回头看了看，还是坚持道：“算了，我和你一起回更衣室好了。”

托尼点点头，不置可否，径直向更衣室走过去。回想了一下小男孩有点紧张的样子，有点意思。不过他毕竟还很嫩，不值得特别注意。

更衣室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托尼一看就哑然失笑，说，“难道我们太久没赢了吗，大家都不想回来了？”

对方没有说话，托尼就背过身去，一件一件把身上的衣服除下来，从厚重的棉袄，到长袖外套，再到队服——他身材基本上保持的还可以，虽然有四五个月光景，却不太显怀，只有微微的凸出，像熔岩蛋糕一样模糊了腹肌的轮廓，肚脐也浅了很多。正在他准备脱鞋的时候，托尼觉得有点不对劲，太安静了，没有衣物窸窣窸窣的声音，他这样一回头，正好对上格雷茨卡注视他的视线。

还没等他开口，对方已经开口了，“我可以摸摸它吗？”

“当然。”，托尼点了点头，希望自己可以表现的和善一点，好吧，谁可以对漂亮小男孩凶起来呢？

男孩在寂静中走了过来，在离他托尼很近的地方站定，伸出手轻轻的触摸了一下他的腹部，好在他的手并不凉。接着他的手静止在那里，有那么几秒钟，似乎在感受着什么。托尼刚想开口活跃一下氛围，男孩就慢慢的抬起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它现在还不太活泼，”，クロス说，“你可能要等很久很久。”

“我懂了。”，格雷茨卡说，慢慢把手放了下去。クロス不知道他明白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他点了点头，克罗斯随手拿上浴巾，准备去浴室。走到浴室门口，像是想起了什么，他转过身，靠在门上对静立在那里的男孩说：“听着。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早几个月，没有它，没有最近输的这些比赛，我真的会考虑的。但是这次不行。”

他说话的时候，只觉得教育德国队下一代的重任都沉甸甸的在他肩上。不等男孩反应过来，他就走进了浴室，几乎满意的想给自己哼个歌。

可是，浴室门并没有在他身上关上——格雷茨卡用脚把它别住了。克罗斯回头，发现外面的灯光在男孩背后凝聚，在浴室的瓷砖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我都不在乎，”，男孩说，“你说的那些。”

看他犯了多大一个错误，他把男人当成男孩了。

四，

在很多方面，格雷茨卡就像一个年轻版本的他，坚韧、稳定、冷静，托尼早该知道的，如果他还没有在这一点上提起警戒，大概是在剧烈的晨吐里把脑子吐出去了。

就算第一次没反应过来，在他越来越频繁的光顾法兰克福，甚至把自己做的失去意识那次，也应该意识到了。

“库尔图瓦怎么了？”，托尼示意保姆把莱奥——小的那个，带出去玩玩，他还不想在他面前讨论他的另一个父亲，同时心里绝望的想，如果保姆可以把大的这个也一起带出去就好了。

“我听说你和他的事情了，”，莱奥说，该死的听不出任何情绪，“我以为你们是你情我愿的。”

“我们是。”，托尼叹了口气，扶着椅背坐下来，远处的恼火虽然可怕，不断冲击着神经的腰痛显然更恼人。

“那他拿了钱故意搞你，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还是我让他花钱搞我的呢，托尼无声的想，但是没必要说出来。面上，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让我知道我的前男友有多差劲？”

等等，是谁告诉他的？塞瓦略斯？可能是他，依他的智商，也只能把故事猜到这个程度了，托尼皱了皱眉，确实因为表现不好，塞瓦略斯不但没有能得到首发，反而被皇马租借到多特了，多特最近和拜仁有交手吗？可惜他的记忆现在也不如往日可靠。

“是真的。”，莱奥坐到他对面，难得有点激动，“所以我们一定得把莱奥的监护权抢回来。”

“我们”，托尼咀嚼这个词，居然感觉滋味不错。想了想，他拍了拍莱奥的肩膀，说他会跟律师联系的，不管要花多少钱，秘密谈判多少次，也一定会把儿子的监视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莱奥点点头，“如果你手头现金不够的话，我还有。”

如果他在这一刻求婚的话，托尼肯定会答应他。

为了岔开话题，他说，“我饿了，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做。”，在格雷茨卡站起来的瞬间，托尼仰视着他，几乎怀疑自己拿的是少女恋爱剧本，但是好在他还有残存的理智，他问，“你会做饭吗？”

“不会。”

感动消失了，托尼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了香肠和蔬菜，“我做吧。”

“我不吃猪肉，”，格雷茨卡指着香肠，很委屈地说，“你忘了，我有慢性肠胃炎。”

五，

“托尼真的很喜欢小孩子。”，在收到那张低调的婚礼请柬以后，拉莫斯打电话给莫德里奇，

“你懂我的意思吧，他不但生了两个，还打算养第三个。”

莫德里奇立刻会意的笑了起来。

“希望你能把你的玩具们都收好，不要吓走你的小男友。”，库尔图瓦想都不想，给罗斯发了一条短信。

“谢谢。”，五秒之后，他收到了回答。

他足足看了一分钟，确定他的全部信息，连同这两条短信一起，都一起在对方手机里被删掉了。

“祝你新婚快乐。”，那个人发给他。

他没有回复。

六，

在求婚半个月前，格雷茨卡曾经和律师聊过一次。

他安静的听律师讲完，又翻了翻桌子上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指着其中一个图表问，“这是什么？”

“哦，这是一个结合通货膨胀率计算的你的资产在十年后的总值，”，律师探过身来，“还包含了很多种可能，比如有没有大伤，有没有转会，拜仁会不会破产等等。”

“最后的结论呢？”

律师从公文包里小心翼翼的夹出一张纸，“这个协议稳挣不赔。”

简单扫视了一下那份协议，格雷茨卡把它放到了一边，支着头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觉得用不上。”

“我们永远需要婚前协议。”，律师充满同情的看着他，想告诉他这样想是多么危险的。

“我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格雷茨卡说，“不是说就不签了。但是我们不用特别准备。”

“把我遗产留给他吧。”，设计协议的时候，克罗斯对他的律师说。

女人被吓了一跳，“您有什么重大疾病吗？”

“没有，”，克罗斯说，“只是永远有备无患。”

“您只比他大五岁，”，女人摇着头说，“不是五十岁。”

结束以后，她偷偷给格雷茨卡发了一条短信，“我觉得您的omega，对结婚和临盆有点过于紧张。”

想了想又补上了一条，“您需要多给他一些支持，尽管克罗斯先生看起来总是很冷静。”

七，

托尼·克罗斯永远都不会跟别人提起，当他被求婚的时候有多么情绪化。

好吧，事实证明，结结巴巴并流出傻眼泪的那个人并不是格雷茨卡。

6，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后续

神奇拉郎：莱奥·格雷茨卡/托尼·克罗斯

一，

他们从床上来到了沙发上。二十分钟前，他们身体的距离只有不到2厘米，现在却空出了足足两米，夜间的微风吹开了白色的纱帘，克罗斯看着它浮动，几乎想往后躲，避免被打在脸上，同时他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可笑的错觉，那个帘子离他足有半个客厅那样遥远。

他的目光终于从帘子上转移到对面紧闭着嘴唇的莱奥脸上，缓缓地开口说，“我可以回法兰克福去，这样就不用这样麻烦你了。”

一阵强烈的焦躁席卷而来，克罗斯心里清楚，格雷茨卡明天还有比赛要踢，他们不该再说下去了。但同时他控制住自己，知道如果不说清楚，大概他们今晚谁都别想睡觉。

格雷茨卡没有说话，他只是蹙起眉，把目光移到孕期Omega的肚子上。

“我会雇佣一个医疗团队的，”，克罗斯说，熟练的仿佛信手拈来，“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处理好标记和其他一切事务。”

他看了看莱奥的表情，近乎安抚的凑过去，把手覆盖在他的手背上，“我会很安全的。”

格雷茨卡还是一言不发，仿佛陷入了某种互相抵牾的情绪中，克罗斯在月色中看到年轻男人紧绷的线条，心里终究还是忍不住一动——不过就那么一下，下一刻，他已经坐了回去，掩饰性的将目光静止在面前的花瓶上。

“这不是你的错，”，他叹息，“你也不用为我负什么责任，实际上你也没什么责任需要承担，我们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公开，孩子是蒂博的。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莱奥，如果媒体明天问你或者问我，我们都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他们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我走不出去或者什么，我和蒂博之间也曾有过不错的性交易，但……”

格雷茨卡将他打断了，他说：“我懂了。”

那感觉好像他往克罗斯脸上扇了一巴掌一样。接着，年轻人快速的站起来，从克罗斯面前走过去，走进了主卧。

克罗斯听着他的脚步声在门口一顿，似乎是想重重的把门甩上，但最终他什么也没做。克罗斯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任自己靠在沙发上，他本来准备好了几句无关紧要又至关重要的结语，也硬生生的被格雷茨卡突然的爆发顶了回去，他想说谢谢你的，谢谢你邀请我来慕尼黑，谢谢你主动提出要照顾我，谢谢你做的一切。他靠在沙发上发散的想着事情，甚至想到如果过两天穆勒什么来问，他该怎么回答——也许这样说就好：“他问了米洛的事情，托马斯。有些事情他不该问的。”，然后就挂上电话，还挺潇洒的，不是么。

然而，他旋即意识到，在即将三十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单身了。

二，

恢复单身并没什么可怕的，何况他还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名望的人。可怕的是，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再喜欢上别人了。

三，

克罗斯开始做分裂的梦，一半时间里，他梦到和很多人的快乐记忆，在皇马在德国队在法兰克福，甚至一次他梦到自己五岁的时候，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垫球的样子，那时他垫啊垫啊，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坚持多久。很少的时候他梦到米洛，更多时候是格雷茨卡。另一半时间里，他做噩梦，噩梦没有内容，或者他忘记了，或者他选择忘记了，他只是在大口喘息中醒来，仿佛从高处坠落。

他跟医疗团队咨询能不能给他点安眠药，安全无害的那种，吃了药以后他终于睡熟了，可是，他也不能再随意醒来了，被迫的，他要一遍一遍地看着自己从高处坠落。

渐渐的，他不再对梦里的场景感到害怕了，不管是闭上眼一个小时也睡不着，还是从悬崖上往下掉，他都可以泰然处之。有一次闭上眼，他甚至梦到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块石头，毫无知觉的沿着峭壁滚下去。这种麻木真难熬啊，甚至当医疗团队向他提建议，说您可能需要接受其他Alpha的暂时标记来度过剩下的孕期，不过，那个女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过程可能会相当难熬什么什么的时候，克罗斯的第一反应是微笑。给我一点痛苦吧，他那时候想。痛苦超过他的所料，但是可以承受。

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下接受完简单的标记后，克罗斯接到了穆勒的电话，内容跟他想的差不多，不过最终对着托马斯，他还是没说出最开始想的那句话，他说，“莱奥知道我和米洛过去的事情了，托马斯，可能他对这个有点不满吧。”

对面沉默了一下，才开口：“托尼，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记得你和米洛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主动躲着他……我还记得……”

打断他，“你家的那位，知道你和戈麦斯的事吗？”

“……他知道啊，我们当时都是队友，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知道你曾多爱他吗？”

……

还有一点忘了提了，克罗斯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是噩梦更可怕，还是美梦更可怕。或者说，是恶意更可怕，还是善意宽慰更可怕。有些时候，他分不清两者的边界。他唯一确定的是，如果事情拖的太久，就会越来越麻烦，也越来越成为别人的负累，他能做的只有快点解决掉它，就像医生切断脐带，不容得他自己一丝旁逸的幻想。

四，

格雷茨卡开车回家的时候经常会经过克罗斯在慕尼黑买的房子，那栋两层的小楼现在正被地产中介挂牌出售。说来挺好玩的，当时他邀请已经显怀、不能为球队再上场的托尼直接住到自己家，他却一定要另买一栋。

第十次经过的时候，那栋小楼被卖出去了。格雷茨卡见到新的主人正指挥着搬家卡车，工人上上下下。格雷茨卡把车停在路边，静静看了一会儿。

五，

客场踢法兰克福那天，穆勒托他去看看托尼。

他的原话大概是这么说的，“虽然你们已经分手了，但是毕竟他现在的时期比较特殊，万一出了什么事也不太好，出于情理么，你也应该过去看看。”

“我们就没在一起过。”，格雷茨卡回答。

“托尼可不是这么说的，”，穆勒叹息，“再说我上次跟国家队去法国的时候买了个小纪念品，你就帮我带给他么。”

他稀里糊涂的接了过来，然后想起来自己似乎也买过类似的东西，托尼那次因为孕期被排除出国家队大名单，走在巴黎的街上，格雷茨卡就想着，应该给他带些东西回来。可是他的那

份礼物不像穆勒这份保存的那么好。上个月的一天他情绪波动有点大，进家翻箱倒柜把那个小玩意找了出来，在地上摔的粉碎。

六，

开门的Omega身上有别的Alpha的味道。

相对无言了半天，格雷茨卡把穆勒的礼物递给了罗斯，“托马斯带给你的，”，他说，“我就不进去了。”

“坐坐吧，”，对方若无其事地说，“随便说说比赛或者什么的都可以。”

格雷茨卡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进了屋，擦肩而过的时候小心的让开了他。

他们聊了会儿拜仁最近的比赛，直到格雷茨卡指着茶几上那瓶药问罗斯，“这是什么？”

七，

“医生开的安眠药而已，确认过对孩子没有什么危险了，”，托尼大大方方把瓶子拿给他看，

“如果你担心什么的话，可以随便检查，或者拿给你熟悉的医生看看。”

“为什么放到这里？”

“顺手拿过来了。”

挺好的，格雷茨卡环视了一下四周，家政把屋子收拾的井井有条，厨房案板旁摆着解冻的蔬菜，桌子上有洗好的水果。

“那我就先走了，”，他说，像下了什么决心一样，在出门前又补充道，“我第一次见前辈的时候，前辈身上就是别的Alpha的味道。”

还有半句没说出来，“但我还是立刻爱上了前辈。”，克罗斯的脸色不太好看，让格雷茨卡知道他误会成了什么别的，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不是出自报复的快意，而更像某种更沉重的无关紧要。

八，

晚上九点的时候，克罗斯将电视打开，喜剧节目里传来整齐划一的笑声，他靠着靠枕看了一小时，一次也没笑出来。

他把声音调小，把旁边的毯子拽了过来盖在身上，躺在宽大的三人沙发上闭了会儿眼睛。心里清楚自己是肯定睡不着的。他想起前几天米洛也打电话来，吞吞吐吐地说格雷茨卡是个好孩子，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的话……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他镇定地回答。好像这个“我们”给了他什么底气一样。

米洛当然无可替代，闭着眼睛的克罗斯想，但他愈发的分不清他为何对格雷茨卡突然问起米洛那么愤怒，是被揭穿过去的恼羞成怒，还是更多来自年轻人口气中的狐疑。算了，他最后想，这都无关紧要了。

反正他们都走了。

他睁开眼，将手伸向了药瓶。

九，

醒来的时候还不到五点，克罗斯不记得自己梦到什么了，只是醒来后，一种沉重感还紧紧的压在他的胸腔上，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他低声骂了一句，阖上眼准备再睡一会儿，忽地被背上的温柔触感吓得一激灵，猛的坐了起来。

“对不起，”，年轻人讪讪地缩回手，“我只是觉得应该回来看一下你睡的好不好。”

他想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急促的动作让他天旋地转。

“怎么了？”，格雷茨卡坐到了他身边，年轻人熬了夜，眼睛看起来红红的，“到底怎么了？”

十，

“你可以洗个脸刷个牙，然后在卧室歇一会儿，”，最终克罗斯说，“然后再回慕尼黑，毕竟你也半夜没睡。”

莱奥乖乖的听从了，起身去了卫生间，轻车熟路的。看着他的背影，克罗斯才想起好像自己确实是给过他钥匙——刚才格雷茨卡拿出钥匙来给他看，他还觉得难以置信。

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克罗斯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平息自己所有的情绪。没几分钟，莱奥擦着脸走过来，倚靠着卧室的门跟他说话，“那我进去睡了？”

“嗯。”

“你要不要一起？”，年轻人忽然问，“现在时间还早，而且我看你昨晚睡的也不太好。”

十一，

当格雷茨卡在黑暗中熟练的把托尼环到他怀里的时候，他觉得对方在微微颤抖。起初，他以为是对方睡不着，在动来动去，就开口唱了两句儿歌。

“怎么了？”，对方明显被他走调的歌吓了一跳。

这下格雷茨卡听清了，他的声音也在颤抖。

“你没关系吧，”，他半坐起来，扳着托尼的肩膀把他的人翻过来。

“正常的领地反应，”，在黑暗中托尼解释，“因为被非标记者的Alpha亲密接触，Omega会产生的一种恐惧感。”

格雷茨卡还能怎么回答？他只能紧紧的抱住托尼。他不想开灯，去证明对方肯定是哭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哭没哭，不一定要去看他的眼睛，有时候，听他的心就够了。

十二，

“那是个临时标记，”，在格雷茨卡快要沉入睡眠的时候，托尼低声说，“他们曾建议我做一个永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要。”

“我可以等。”，格雷茨卡说，紧紧的贴在Omega身上，鼻尖靠近他的后颈，手还轻轻的拍了拍他隆起的小腹，“现在，先睡吧。”

他可以等——是的，他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托尼·罗斯的那个夏季，他记得他坐在绿茵场旁边，目光跟着年长者的身影一起奔驰。他知道托尼可能都不记得那个青涩的跟他问好的男孩了，现在在提起来，也只能得到他抱歉的一笑。但是那都不重要，他曾为此妒忌、为此后悔也为此痛苦，但最终，他明白爱终究是属于他自己的事。托尼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等了多久——之前格雷茨卡想起这个，就会默默寄希望于无限广大的未来，和终有一天的携手并肩——可现在他发现，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那颗心曾经那么跳动过一次，之后一切的等待与沉默，也只不过是平复那剧烈的悸动。

7，【ktk/斯豆腐AU】音乐会

五年前分手的那天，他们俩挂了电话都失态的哭了，那时候他们以为要把一辈子的眼泪流完了。

但显然，他们都错了。

克罗斯被抵在包厢的墙上，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断断续续的低声恳求了几句，“不要，米洛。”，听起来比起抗拒更像邀请。他自己心里也清楚，索性把手伸下去，隔着贴身的西装裤，在对方的器官上轻轻蹭了一下。

“我们去车上。”，果然，克洛泽放开他，命令道。

“半场还没结束……”

“走。”，他拿起椅背上的衣服。

无奈的摇了摇头，克罗斯也站了起来，走出门前他抱歉的往台上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钢琴家在舞台上并不耀眼的灯光下犹如一团黑色的雾气，让克罗斯看不清楚。愣了一下，他才发现水在他眼睛里。他控制着自己，一眼也没去瞥观众席。

他出门去，肖邦的雨滴随着半开的门滑出来，流淌在他身后。

车停在地下车库里，乌黑锃亮，外观古朴却力量感十足，好像一只鸟喙。克罗斯来的时候，男人早就坐了进去，司机会意的站在车外。

他叹口气拉开门走进去，尽量不让皮鞋沾太多灰尘——克罗斯心里早就知道会怎么样，不到五分钟，他就会一丝不挂地趴在真皮座位上，也许除了他的领带。而对方可能还如参加会议一般笔直的坐在座位上，除了手上还在抚摸着他的屁股。克罗斯曾经试着在这样的时刻去打量他的脸，发现男人一如既往的面色平静，只是看着远处，看他看过来才低头对上他的视线，安抚性的摸了摸他的背。

可是他错了。

五分钟后，除了领带，并没什么离开他的身体。可是他感觉不妙，甚至比之前更不妙。因为他完完全全的不知道对方打算干什么。他的眼睛被那条领带蒙住了，丝绸的质料滑滑的还有

点凉，对方顿了一下，又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另一条绳子捆上了——从感觉上来说，应该是他自己的领带，但是这次紧了很多，对比蒙上眼睛时只起情趣作用的松松垮垮，手腕几乎没有任何腾移的空间。

又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腰带被解开了，对方把他鞋子脱了，直接让他靠着车门，双腿蜷在座椅上，一手抬着他的脚踝，一手把西装裤拽了下来，扔在地上。

啪的一声，吊袜带的扣子也被打开了。

“坐过来。”，他说。

克罗斯辨别了一下声音的来源，将脚转回地上，试探着像对方靠过去。在他感觉到一点肌肤的热气的时候，男人环住了他的腰，引领他坐到了自己腿上。接着，没有任何提示的，将一个什么东西沿着他的臀缝捅了进去。

克洛泽抱着他，感觉对方的后背一阵颤抖。他的白衬衣还在身上，只能看到腰臀相交的地方因为颤栗而出现的鸡皮疙瘩。

“这是什么？”，终于喘匀了气，对方问。

“我的手，”，克洛泽回答，低头观察的时候顺使用剩下四只手指坏心眼的蹭了蹭对方白皙的臀肉，“只不过，哦，我忘了摘手套了。”

怀里的人急促的喘息了几下，“我是个Beta，我又不能，操。米洛，我记得你车上有放润滑的……”

“安静点，”，克洛泽把另一只手伸进他的白衬衫里，扶住他的腰，忽略那条摸着使他心里一动的伤疤，让他充分体会冰凉的皮手套贴在皮肤上的感觉，“你这样动来动去的，会更疼的。”

“我他妈的干什么了，”，托尼的声音终于冷静下来，“你要这么对我。”

“孩子，现在你可没什么话语权了，”，克洛泽对他说，有点满意的把手指又往深处动了动，确保他的挺翘处能碰到他的挺翘处，“如果你要抗议的话，就不应该进来的。”

“我没看他，”，克罗斯说，听起来没有刚才可爱了，“而且是你带我来的，又不是我要来的。”

“他？”，克洛泽三心二意的问了一句，凑过去去亲对方的脖子。

“你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才让我来的吗？”，克罗斯说，猛的把领带系成的眼罩从头上拽下来，甩到一边。

“我没有，”，克洛泽好整以暇，将手从他后边抽出来，把双手在对方腰上交叉，左手把右手的手套取下来，放在对方赤裸的腿上，“我只是听说有你喜欢的音乐会而已，而我这几天也正好有时间。”

操。

“我倒是想听听，”，克洛泽说，“我又做了什么，让你以为我会特意抽时间带你出来，陪你听表演，就是为了让你在表演上看一眼你的前任呢，何况他已经跟你完全没关系了？”

沉默不语。

“把衣服穿上吧，”，克洛泽见他不说话，就自顾自的说了下去，“一会儿结束以后还有个酒会，既然你反应这么大，我也有点好奇了。正好跟你一起去见他一次，也很久没参加年轻人的活动了啊。”

“把戒指戴上。”，他又命令道，把对方用一条链子挂在脖子上的戒指提到他眼前。

“我没有想别的，也不至于看到什么人就离开你，”，穿衣服的时候克罗斯说，并没有转过头看米洛，“我只是觉得自从……它走了以后，我们很久没一起出来过了，想完完整整的听完而已。”

和莱万分开的时候，克罗斯完全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心态找上的克洛泽。故事很简单也很俗套，那年莱万的父亲生病了，而莱万，作为一个学费都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的艺术生，自然毫无办法。而他的男朋友，托尼·克罗斯永远有办法。

“我可以解决的，”，他亲了亲波兰男孩的额头，对他说，“你一定要放松。”

然后他就出门了。

想什么呢，并不是去卖身。如果卖身能挣那么多钱，他大概就不干别的了——克洛泽和他父亲有点八杆子打不着的亲属关系，也许，他想着，还能说服他要到点钱。

“可以是，”，多年未见的男人靠在沙发上，在家还未换掉西装，“不过我有个条件。”

“您说。”

“你知道我没有孩子，而我在为自己物色一个继承人，”，男人说，“我想你也许愿意试试。

但是你现在的男朋友看起来就不那么合适了。”

“为什么？”

“两个Beta没法怀孕。”，克洛泽叹了口气，“孩子，可能你觉得这不重要，但是我要考虑。”

克罗斯答应了。他看着克洛泽把钱转入了莱万的户头，某天，当莱万从波兰打来电话，声音疲倦但略带喜悦，说他的父亲终于好转了的时候，克罗斯向他提出了分手。之后，之后他就再也没听到过莱万的消息了。我只是帮莱万作出了一个决定，克罗斯想，一个他自己选不会

改变的决定。三个月后，他在半夜走进克洛泽的房间，说他睡不着。对方把手伸进他的睡袍的时候，他默许了。

再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后来的克罗斯想，他没有Omega的嗅觉系统，因此也根本闻不出空气中的、男人富有侵略性的信息素。

他后来也问过克洛泽他是什么味道，能不能形容一下，或者给他找一瓶香水，让他闻一下，对方说大概是皮革的味道，就像你每次走进车里的那种气味。

克罗斯问他真的吗，他说假的。

不过每次走进车里的时候，克罗斯还是认为自己闻到了对方的味道。至少他理解的克洛泽就是这样，男人是资产、是车、是权力、是意志，唯独不是他自己。

终曲奏响。当莱万把花束献给台上的沃伊的时候，对方当众给了他一个拥抱。在花的香气和灯光与掌声中，莱万脑子里不合时宜的想着，这也许会出现在明天的文娱版，“著名钢琴家造访A市，与恋人台上幸福相拥。”

他脑子乱乱的，陪什琴斯尼鞠躬致敬的时候，又不禁往包厢那边瞥了一眼，没有人在。看来多半是已经走了，或者他一晃看走了眼。

“你今天真好看，”，下台的时候沃伊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说，已经过去三年了，他说这种话还是会带着点羞赧。

“你也是，”，莱万说，可惜他虽然是学艺术，却并不是钢琴方向，这时也提不出什么合理的溢美之词，只是捏了捏对方的手，“我定了餐厅。”

沃伊看起来欲言又止，顿了一下才开口，“罗伯特，我还有一个酒会。但是，但是别担心，我们也许可以很快结束，然后再……”

“主角怎么能缺席呢，”，莱万说，“我可以先回去，然后在家里等你。”

“算了吧，”，沃伊皱皱眉，“跟我一起来好了。”

眼看不能拒绝，莱万还是点了点头。

但愿是我看错了，莱万想，但愿不是他。那两年听到的关于他的断断续续的传闻太多了，他们简直是整个A市人饭后的谈资——某大学教授，隔壁饭桌上的小姑娘说，跟他的亲戚，小姑娘用两只手指勾了勾；他们试图做过一次试管，乙方代表在中午的聚餐时候神秘秘地说，但是失败了，在两个多月的时候；嫁给那样的人没意思，吐着烟圈的中年人叹口气，他都不带他出来见人，有人说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都从来没人看他带过戒指。莱万知道传闻有真有假，但是他拒绝把它们和托尼联系在一起。

从晚宴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说话，莱万打开副驾驶门的时候想说一句什么活跃气氛，不过沃伊把一捧玫瑰重重的通过前座的缝隙扔到后排座椅上去，几片花瓣从花枝上脱落下来，慢悠悠的降落在地面上。莱万也就把话憋了回去。

也是，那场酒会弄的他们都挺不痛快的，莱万本来还想问你拿我撒气干什么，他是他我是我了，我们酒会上甚至没说超过五句话——包括一句你好，一句再会，但是他看了看沃伊气鼓鼓的表情，终于还是软下心来，知道这对钢琴家来说不太公平，本来是他的酒会，最后却办的那么无趣。

“沃伊，”，到家门口拐弯之前，莱万还是率先开了口，“总体来说，今天还是挺成功的。”

对方不说话，他就自顾自的说下去，“虽然你知道我也听不懂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很美啊，尤其是第一叙事曲那里。不让我这样的观众睡着，我觉得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沃伊，”，停车的时候莱万说，“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只是有些事情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过去了。”

“如果我问了，”，男人停完车，拉上手刹，关掉大灯，他俩就坐在一片黑暗里，“你会说吗？”

“我会。”，莱万知道自己在撒谎，但是他还是这么说了，并且已经准备好承担一切后果。

对方却没再说什么，过了很久，莱万的眼睛都快适应黑暗的时候，他听到对面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

什琴斯尼俯身过来，亲吻他的嘴，他俩的安全带都还没来得及解开，此时这个动作束手束脚的，两人都只能使劲躬身向前。当沃伊终于放开的时候，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要补偿我一点，”，什琴斯尼点了点他的鼻子，“我可是受了很大打击呢。”

“你说吧。”

“闭上眼。”

莱万闭上眼，靠在椅背上。然后感觉钢琴家有力的手指在自己的脸上和脑后滑动了几下，似乎想把什么东西系上去。

莱万哑然失笑，“这么轻是不行的，你系紧点。”，说着，他自己也把手伸过去，摸到了，原来是用的什琴斯尼的领带。

对方系好了，似乎靠后一点观察了一下，接着莱万听到开车门的声音，大概是沃伊下了车，几秒过后自己的这边门开了，是沃伊握住了他的手，“跟着我下来。”

莱万试探着走下来，然后结结实实的撞到了对方怀里。

他们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跌跌撞撞的走到家门口，“现在我要开门了，”沃伊说，“你自己站好。”

他开门，然后拉着莱万进去，莱万半个身子直接靠着他，利用这一点冲量，算准了方向，在进门的一瞬间，直接把对方摁在了门板上，咔嚓一下，门锁上了。

“罗伯特……”，沃伊似乎又无奈的叹息了一下，很快翻过身想把莱万推到门板上，但是莱万岂能让他轻易得手——这样的结果是，他们很快在莱万没有准星的动作上失去平衡，双双的倒在了地毯上。而沃伊利用体重优势，终于稳稳的把莱万压在了下面。

莱万笑出了声，还想反抗，但是什琴斯尼却俯下身来亲他，亲的他只能乖乖闭上了嘴，接着，莱万感觉沃伊开始和自己的扣子作斗争，只是慢的让他心烦，忍不住轻轻扭了两下以表抗议。沃伊一定是皱眉了，莱万敢说，因为好不容易把他上衣脱下来的沃伊却没有任何接下来的动作，只是把推着莱万的肩膀，给他翻了个身。

“我想给你点惩罚，”，男人说，“我本来想给你点严厉的惩罚，比如把你的手绑住和眼睛遮上，然后晾你在那里不告而别，我知道你怕黑，你只能从床上站起来，跌跌撞撞的出门找人，嘴里还喊着我的名字，你会摔跤，你的膝盖磕破了，可能还流了血，可是你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你不在乎流血了，你开始出现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这个房间里是不是进了什么其他的人，你担心自己没拉上窗帘，你甚至会想，一打开门说不定就是小报的闪光灯。”

什琴斯尼停了一下，看莱万为他的言语而轻轻颤抖。

“但我不想那么对你，”，他开始抚摸他弓紧又因为晚风而冰凉的背部，“我不希望你会害怕，不希望你像我刚认识你那样再做噩梦。那个男人，托尼对吗？他在那种时候抛弃了你，我只会厌恶他而不会嫉妒。只是你应该告诉我，亲爱的，你应该什么都告诉我的。”

“嗯，”，莱万含混地答应，自己动手去解开皮带，“你来吗？”

在和身上的人一起达到高潮的时候，莱万模模糊糊的想起，至少克罗斯从没要求过他知无不言。也许这是因为爱情本身是一种掠夺，莱万想，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脑内强奸。如果可以停下就好了，但是他已经不可以了，他只是紧紧的抱住沃伊，准备好接受他所给予的一切。头上的眼罩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掉在了旁边，但是莱万眼前模模糊糊的，只能看见闪烁的光晕。

“你哭了啊。”，沃伊把他揭穿。

“没事，”，莱万回答他，“只是觉得很幸福而已。”

莱万确实在那场令所有人不快的宴会上遇到了克罗斯，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几句话，显而易见的，克罗斯身边的男人并不好惹。

“他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这是莱万说的第一句话，回转半个身体，对沃伊说的。

“很高兴见到您。”，对克洛泽说的，真心诚意。

算来算去，他跟克罗斯单独的对白也就那么一句：

——“令尊还好吗？”

——“家父早已过世了。”

看着他的表情，莱万心想，哦，原来他不知道。不过那神情也只是一闪而逝，对方很快又调整回了面无表情。

毕竟已经过去很久了。

后来么，就是沃伊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了别人的嚼舌根，过来问了莱万几句，莱万刚灌下一杯马提尼，杯底不知道被哪个缺德鬼扔了一个戒指，莱万差点呛到，捡起来一看，这个花纹似曾相识。

不管什琴斯尼问什么，他都招了。

只有一点没说实话，克罗斯给过他一大笔钱，他猜这和他们分手有关系，但是他那时太难过，没顾得上问，后来也就来不及了——这点沃伊永远也不需要知道，莱万想，如果沃伊能只看到他令人愉快的地方，不看见无法愈合的伤疤，他们会过的更好一些的。他心里帮克罗斯做了决定，反正他既不会知道，也不会介意。他会理解的。

对吧？

8, 【KTK/斯豆腐】钢琴家 续

预警：主要人物死亡

OOC

无任何现实隐喻，如有巧合纯属意外

再次见到托尼·罗斯，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后了。就在什琴斯尼听到克洛泽去世的消息半个月以后，他接到了来自罗斯的电话。

一开始他并没认出那个客气的男音，但是对方很快自报家门，并且礼貌地问他，是不是在华沙，如果可以的话，愿不愿意帮他弹一场音乐会。

几首曲子就行，对方说，你很趁手的肖邦，当然如果你愿意把叙事曲弹个遍，我也不会介意。

你知道我不愿意为大人物表演的，什琴斯尼回答，无意冒犯，我很同情您的损失，并且知道您想给参加活动的政要们，巨贾们（随便什么人们！他当时想）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您也教书，您应该知道，肖邦不适合这种场合。

哦，对方听起来充满歉意，但仍然打算再争取一下，他说，什琴斯尼先生，什琴斯尼先生，您听我说，事实上，来听表演的大人物只有一个，虽然他不会为您喝彩，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打扰您演奏的——因为他，已经不能再说话了。

哦，好的。

当什琴斯尼如约的按照地址进入那个小教堂的时候，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黑色礼帽的老人背对着他，手里拄着一根雕刻精致的手杖。他想那应该就是了。

“您好，”，他说，“罗斯先生吗？节哀。”

“事实上，”，对方看着他笑了笑，沃伊看到华沙的积雪已经从他的头上一直染到了眉毛处，不过却还绕开了那双晶亮的眼睛，让他还可以从中捕捉到那些几十年不停息的、令人眩

晕的舞会的影子，那时人们随着圆舞曲旋转啊旋转啊旋转啊，旋转的让人眩晕，像一片一片在风中打旋的雪花。这种幻想让他晃了神，几乎错过了对方的下一句话，“还挺不错的，我收到了很多祝福呢。”

“是吗？”，什琴斯尼漫不经心附和着问了一句，心里知道对方大概会像所有新近丧偶又急遇证明自己没事的人一样，对所有人重复着一些早已蒙尘的笑话，一遍又一遍的，就像是什么——至少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知道他晚上去哪里了——他晚上去哪里了呢？什琴斯尼又忍不住走神了，死去的人会走向何方呢？父亲去世以后好几次他都忍不住打开窗户，想知道他会不会在雪地里踱步，华沙的夜里这么冷，他就一直这样漫步到天明吗？会有一个地方让他躲躲风和雪吗？他会像以前那样，在夜里不停地咳嗽吗？就像乔治桑在那个漏风的夜听到肖邦咳嗽的那样，她祈祷啊，祈祷啊，人们，上帝，不要让我失去他了，她想喊出来，人们啊，你们知道你们会失去什么吗？在这甜美、甜美的睡眠里。

“是啊，有人祝福我，说，我终于可以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了，”，克罗斯注视着圣像，双手交握在手杖上，不知道在看什么。

“那你怎么说的？”，什琴斯尼问，就连他也能听出这是一个讽刺了，这些天，关于那位富有死者复杂的家族、一生未婚、不知来由的一对双生子和遗产归属，在报纸上也炒的纷纷扬扬。

“我说，谢谢你。”，克罗斯侧过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又否认了他自己，“不，我凑近了他的耳朵，说‘是啊，那又怎么样’？”

轻咳了两声避开这个充满讥诮的话题，什琴斯尼解释道，“我本来不想答应的，但是我实在很喜欢这个教堂。听到你的选址，我就无法拒绝了。”

“嗯？”，对方轻抬下巴，示意他说下去。

“我之前是在这里结的婚，和罗伯特，四十七年前。”，双手支在圣像前的栅栏上，什琴斯尼无法藏住自己的笑容，他发现他根本不在意对方会怎么想，“我第一次带罗伯特来我的家乡，就带他来了这里，他说这里真美啊，如果有一天他过世了，在这里倒也不错。我当时就向他求了婚。你猜，你猜他说了什么？”

“什么？”

“他说你闭上眼。”

“他亲了你？”

“我闭上了眼。然后过了大概半分钟吧，他说你可以睁开眼了。我看到他的手上拿着一朵小白花，正在对着我很羞涩的笑。他说，这个送给你。他说他进来的时候就很想摘下它了，但觉得是破坏花草树木，就忍住没做，直到我向他求婚的那一刻。他发现，总有一刻你会那么快乐，让你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所以——对不起。”

“没必要，”，克罗斯说，“如果你不真的觉得自己需要道歉的话。”

“你呢，”，好心情让什琴斯尼忽然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希望，“之前来过华沙吗？”

克罗斯摇摇头，“第一次。”

顿了一会儿，他说，“米洛之前回来过一两次，不过没有带我。但他某次提过……某次他说，总觉得比起波兰人，他更像是德国人。然而要是说到故里，那么他会说是波兰，而不是德国。很奇怪吧？”

“所以我把他带回来了，”，他又继续道，拍了拍面前小小的盒子，看也不看什琴斯尼，“尽管孩子们都觉得怪怪的，但是，这个决定，我告诉他们，还是应该由我来做。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只不过他们觉得，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再想见到他，想让他离我们都远远的。”

“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米洛最后的几年……最后的几年不再那么让人愉快了。他会忘掉一些事情，也有的时候会发脾气，会把东西丢出来。大家都说他变得不像他了。”

什琴斯尼看他闭上了眼又睁开，反复好几次才又开口，“可是我永远不会那么觉得。”

“随便他们怎么觉得吧，”，什琴斯尼把手轻轻覆盖上他的手，“总有些时候，我们那么快乐，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想。这是罗伯特教给我的。”

“现在他也教给我了。”，克罗斯说。

“现在也许是时候看看钢琴了。”，什琴斯尼建议道。

他看了看钢琴。

他演奏。

演奏的全程克罗斯一直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安静的听着，他的面前放着那个小小的盒子。

什琴斯尼认真地演奏，和他之前每一次都相同，又略有某些不同。演奏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想起肖邦和自己的故事。他演奏的时候只抱着一个信念，音乐是不朽的，音乐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伟大。要不然，他总会想起点别的，总会因为害怕死亡、衰老或者爱，而迷失在下一个变奏里。

“谢谢你分享给我你和罗伯特的故事，”，把他送出教堂的时候克罗斯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结过婚。甚至，我还把他给我那枚戒指弄丢了。甚至，你现在让我想想，我们经历过什么特别难以忘怀的瞬间，我也想不起来了。”

“但你爱他吗？”，什琴斯尼问，“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最爱他？”

“此刻。”，静静地看着他，克罗斯说。

天气已经是黄昏了，广场上肥肥的鸽子在什琴斯尼路过的时候惊飞起来，一片洁白羽毛轻柔的落下来，什琴斯尼停下，从地上拾起那片羽毛，把玩了一番。就这停下脚步的一下，卖花的小姑娘已经凑过来，问老先生要不要买花送给谁。

什琴斯尼拿了一束百合，但是要付钱的时候他又变了主意，换了最鲜艳的红玫瑰。

接着他继续往前走去，行人渐渐的稀疏起来，柏树的影子长长的拖在地上，哦，是墓园到了。什琴斯尼轻车熟路的走进去，看也不再看的把那束玫瑰放在一个他来过很多遍的地方。和昨天一样，他用手轻轻的抚摸了一下石碑。钢琴家的手仍然修长有力，这一下也可以称得上情人一样的抚摸。

他哼着小调穿过了这地方，靴子沾上了一点尘土可他不在意，他想弹个曲子也是不错的主意，今天的事给了他灵感。也许哪天，他应该也来给罗伯特献上一曲。那该是什么呢？

9，一个迟到的生贺小段子

KTK

克罗斯生气的时候一直都这样，克洛泽想，紧紧拧着嘴、脸颊鼓鼓的，像一只充了气以后怕漏出来的Kitty猫，这没什么。何况最近，由于孕期Omega奇怪的激素作用，即使像托尼一样理智成熟，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这都是正常的。

他把因为刚才托尼摔门而去而吓得怯生生地躲在一边的双胞胎叫了过来，温和的一边抱住一个，问他们，“晚上想吃点什么？爸爸给你们做。”

“妈妈真的不要我们了吗？”，大的那个率先问道，虽然眼神里透着紧张，但是语气颇为冷静，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各种答案。

“不会的，他就是生我的气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克洛泽说，虽然自己心里也并不确定，想了想，他又尽职尽责的补充了一句，“不要当着他的面叫他妈妈，不然他也会生你的气的。”

孩子们慎重地点点头，看来是准备好了制止自己时不时的口误。哄孩子最好用的就是给他们也找点事干，克洛泽想。

尽管如此，陪双胞胎吃完饭，把他们在八点多的时候就哄上床（告诉他们今天没有睡前故事了），自己回到卧室的克洛泽还是感觉有点失落，让他不由得自嘲了一下自己老了以后越发的多愁善感。不过眼下离睡觉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时间，来回味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实话说，不过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本身显然无足称道。也许是最近工作辛苦，克洛泽难得的懒得理会托尼的小脾气，随即劝诫转化成了讥诮，旧账伴着“我们就事论事吧”齐飞，车里狭小的空间容不下火药味道，托尼打开窗户说他要透透气。

“别着凉了，”，克洛泽说，有心开一个玩笑缓解一下氛围，“小心我还要逼着你喝两壶热水。”

不知道是“逼”还是“热水”还是温暖的问候本身触了他的逆鳞，兴许是不当回事的态度？总之托尼一个字都不跟他说了，问话也只是用鼻子出出气。克洛泽索性由着他去，愿意怎么找怎

么着。心想托尼看着乖巧懂事，实际上要起小性子来只是更难对付，除了理由找的一套一套的，小孩子心性。

放任不管的结果是，等回了家，小火花已然变成了森林大火。没说几句呢，托尼就冷静地说他要冷静冷静。话是这么说，却一手护着肚子，一手支棱着，一副不让任何人靠近的样子。克洛泽刚说好啊，都冷静冷静也好，托尼就说他要出去住一天，还没等克洛泽说话，他就哐当一声关门走了。克洛泽紧赶慢赶也就赶上托尼上车，实话说，月份大了点上车还真辛苦，本国产的宝马底盘不高，托尼只能开了门侧着身子坐上去，颇为笨拙，看的克洛泽差点笑出来，不过还没等他真的笑出来，“啪”的一声，车门就甩上了，接着就只能看到蓬勃的汽车尾气，蒸腾在灰黑色的天幕里。

想到这里，克洛泽长叹一口气，双手捂上了脸。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顶迟钝，这个也没让人满意，那个话题也落伍，没捕捉到小男孩什么想法，更别说最要紧的：竟然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全程也带着火气呢，说白了他和托尼都一路人，表面上看起来好过日子，实际上脾气也都顶花带刺的，托尼那么聪明，当然从他的回复和疏离里就感觉出来了，也难怪气性大了。但他是真喜欢他啊，不知道说多少遍小男孩才能明白，他想跟他说吵架就吵架，别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要离开的样子来，他想说这个时候你就别动气了，我是真的担心你出事，但一句一句话说出来，只形成相反的效果。只怪自己埋的坑太大，一步一步填回来也不容易，就算爱意已经把土堆填成了小山包，还要担心山体滑坡。不过这脆弱也就一下，不能长了更不能让人发现，他们都是务实的人，克洛泽转眼就放下手，拿起手机想——

托尼给他发了个短信，两小时前，算来那时候正给孩子做饭，正好错过了。说：“别让保姆给他们炸薯条，你就老惯着他们。”

还是生气的口气，不过克洛泽看了却差点笑出来，想了想，给他回，“小孩妈妈走了，需要点安慰。”

想了想托尼估计是回旧家了，就又给他发了一条，“天气冷了换个厚被吧，在橱子里放着呢，小心点别闪了腰。”

又问，“孩子闹没闹？”

看他半天也没回，索性拿手机去相册里翻了翻，托尼的照片比孩子们的还多，一张又一张的，在车上睡着流口水的（那时还有点婴儿肥），早上还没来得及抹发胶的，去年度假的时候体重见长有点小肚子的（克洛泽觉得挺可爱，抱着软呼呼的），穿着格子衬衫和他一起去啤酒节的，怀双胞胎初期腿有点浮肿闹着让他给穿鞋子的……要是让托尼看了准得叫他删了，只好自己存起来偷偷看看。

正翻着呢那边回复了，“当然，小孩爸爸都走了，没人安慰他。”

克洛泽回给他，“我现在去找你？”，想了想，又从刚才看的图里选了几张自己觉得还挺帅的发了过去。发之前考虑了一下，用托尼的眼光审视了一下，忍痛撤下一张自己觉得挺可爱的，换上一张穿着西装在大会上发言的、规规矩矩的照片。

这回回复倒是挺快，“那谁送孩子？”，许是也像他一样在床上躺着呢，手机放肚子上架着正玩，俩小绿豆眼目光炯炯地盯着，估计把厚被子也从橱子里拖出来了，里面夹的绒毛睡衣掉到了地上，他一边撑着腰一边艰难的够起来。虽然当时是觉得难，但是真的穿上暖暖和和的，也就知道好了。

“我明天早起回来送。”

“太辛苦了，算了吧。”

一句话没提照片的事，但克洛泽估摸着是有用，语气似乎缓和了不少。还没等他再说一句，托尼又回了，“晚安，我睡了。”

“晚安。”，他回，又觉得怅然若失，不过想到明天估计就见了，一点点不满足倒也没什么了。他们都善于满足，善于发现对方好的地方。

克洛泽躺回床上的时候，想到今天哄孩子的时候，孩子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估计明天。孩子说大人吵架都这样吗，今天吵了明天就好，克洛泽说可不是，大人就这样。听到这里弟弟忽然敲了敲哥哥，说才不是，爸爸老管妈妈叫小孩子，所以这不是大人之间吵架，这是大人和小孩子吵架。克洛泽哭笑不得，说你妈妈当然是大人，不然我不是犯法了吗。还有半句他没说出来，当然，对我来说，他永远是个小孩子，这半句忍住了，怕孩子们听不懂。毕竟，很多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太懂。

10, 【KTK】午夜惊魂

KTK 工薪阶级AU

ABO+Mpreg预警

“尽管你爹不在家，”，克罗斯尽量和颜悦色地对双胞胎说，“我们还是要九点半的时候上床。”

“让我们看完么，”，诺亚撅起嘴，指着电视机上定格的那个尖叫的女鬼对他说，卢安没说话，不过仰望的表情也透露出恳切来。

“这个超过你们能看的范围了，”，克罗斯解释，知道这样说只会让孩子们更好奇，只能怪他心一软，答应双胞胎今天这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陪他们看部鬼片的时候，没有检查好成人级了，他摸摸儿子的头，“等你们再长大几岁吧。”

知道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双胞胎撅撅嘴，齐声说了一句好吧，就拖着鞋子打算回房了。

不过站起来的时候，卢安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肚子，问，“这会是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我还不知道，”，克罗斯说，“你希望呢？”

“我希望的就会成真吗？”，男孩的表情有点讥诮，让克罗斯心里划过一阵奇异的陌生感，

“有的东西比我们都强大，爸爸。”

今天确实是一个适合看鬼片的晚上，回房的时候克罗斯想，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拉上了，随着风轻轻的起伏，屋子里一丝光也没有，让他的眼睛不太适应，偶尔一道闪电划过，给整个房间涂上一层惨白。克罗斯皱着眉坐在床上，等着随后的雷声传来，仿佛只有听那一声可以缓解这种莫名的胸闷。可是雷声迟迟没有来。

他决定今晚开着灯睡觉。

倒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刚刚的鬼片也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只是开着一盏小灯是他最近一段的习惯，方便起夜的时候看清路，省的绊到什么东西。这种时期必须加倍小心。

克罗斯拉过被子躺好，闭着眼睛却睡不着，雨似乎顺着窗沿漏进来几滴，尽管台灯的亮度只能覆盖小小的区域，家具仍然投射下长长的阴影，但克罗斯仍然可以想象，墙沿应该深了一片，就好像血沿着窗台粘稠的流下来一样。

明天再打扫吧，他又闭了闭眼睛，努力忽视这个比喻里不祥的暗示。却偏偏睡不着，支离破碎的想起昨天看的那篇关于万圣节的论文来——异教的节日，向死者祈祷的节日，孩子们，孩子们和死者是一体的，死者在孩子们身上，象征意义，人们向孩子祈祷，祈祷死者饶过自己的孩子，恐惧，成人惧怕无知者，载体，再现，一个隐喻。

疲惫了整整一天，他终于像昏迷一样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深夜。克罗斯活动了活动有点抽筋的小腿，才意识到哪里不对——他的确还在他的卧室里，淅淅沥沥的雨声仍然伴着一道道白闪出现，但有些东西似乎不太对劲。他迟钝地去摸床头的手机，想知道现在是几点了，触感却是冰凉的，这才一下子清醒过来，猛的一下坐起来甩手，把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远远的甩出去。

那个东西似乎咬破了他的手。

坐在床上喘息了半天，克罗斯暗骂了一句，希望那只是一只寻常的结网的蜘蛛，或者什么其他昆虫。

忽然，他明白哪里不对劲了——他睡前明明是开着灯的。

就着闪电带来的惨白光线，他看的清清楚楚，台灯被碰倒了，灯罩歪歪扭扭的斜在一边，好像被谁拧断了脖子。而桌子上空空荡荡，并没有他睡前放在那里的手机、或是平常看的荧光表。

克罗斯披着浴袍进了客厅，确认了一下卧室开关，他推测应该是房子在暴雨中跳闸了。不过，因为某种奇异的不安感，他打算先去看一下孩子的屋子，再出门去检查电路。他光脚走在地上，声音很轻，风将浴袍撩起来——

风？克罗斯停下脚步，侧过头去，不知道为何客厅的窗户大敞着，风和雨水向室内倾泻而来。伴着月光，克罗斯看到木地板上一串湿湿的脚印，分不清是血还是水，一直走到黑暗中来。

这房间里可能有人。

在脑中模拟了一下，一个成年人应该很容易的就能跳过他们的栅栏，在雨点的掩映中无声的踩过草地，用刀撬开窗户——然后他会从哪里开始？卢安和诺亚的房间？

选择在零点一秒之内已经完成，克罗斯抄起克洛泽放在客厅里的棒球棍，就尽量无声的往孩子的房间走去。

空无一人。被褥似乎有睡过的痕迹，被随意的卷在一边。同样，窗户大开。

比弗利的惨案。波兰斯基。被解剖的怀孕女人。尖刀挑出来。还没成型的婴儿。

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别再想其他无关的事情，克罗斯竖起棒球棍，往客厅走去。

电视的红灯亮着，屏幕一片黑。cd机也开着，传来次次啦啦的声音，好像谁把它拨到了早已废弃的午夜电台。

杀人者问她，“你要看看你的孩子吗？”

克罗斯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情况，没有物体在移动。是来电了吗？他慎重地往前走了两步，打算把电视关掉。

电视上出现了他的背影。

母亲发出非常、非常凄惨的叫声。

就好像某个眼睛在后边盯着他一样。克罗斯缓缓地转头，看到幽蓝的光在沙发上一闪一闪，

他走过去，发现那是一部DV机，不知被谁连到了电视上。

关掉机器。

那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手在抖。

电视刷的一下黑了。

书房那边传来了一声脚步声，克罗斯没有快速回头，而是慢慢的将身体转过来，握紧了手中的棒球棒。他知道这时候最好的机会是从门那边逃跑，闯入者不一定有他那样清楚环境。但他也知道，米洛和卢安有可能还在房间的某个地方，或者在睡梦中无声无息的被乙醚蒙上了脸。只要这种事情有一丝可能，他就不能离开。

不管要面对什么。

这一瞬间像一个世纪那样长。

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拿着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从下往上，衬的他脸色呈现一种青色。

“爸爸，你快过来啊。”，小男孩站定不动了，背后是沉沉的黑影。

“诺亚在哪里？”，放下棒球棍，克罗斯问。

小男孩咯咯地笑了，“他不就在这里吗。”

还没等克罗斯再问出声，他就把手里的手电筒一摆，光直直地冲着克罗斯身后打去，顺着那道光，克罗斯看到了诺亚，就站在他侧后方一米左右的位置，他卧室的方向。

他们一前一后的向他走近。

这没有任何奇怪的，克罗斯想，他们是你的孩子，不会忽然伸出牙齿来咬你一口，也不会像那个蜘蛛一样。同时，他的脑海里也毫无理智地浮现出人用指甲在墙上抠出的求救信，披散着头发从电视里爬出来的女人，和罗曼·波兰斯基被杀害的妻子。但深吸了一口气以后，他还是蹲下身子，一手搭在了他们一个人的肩膀。

如果“它们”不是你的孩子，他最后想，“它们”也已经见过孩子们了。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我出去看看电路，马上就回来。”，他说。

卢安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奇怪的笑容。

“爸爸，”，他说，“我已经看过了。”

诺亚从克罗斯手中挣脱出去，跑去摁亮了开关，熟悉的暖黄色重新笼罩了客厅，刺的克罗斯眼睛一阵不适应。“应该已经把闸拉上了。”

“父亲教我们的，”，孩子们说，克罗斯才注意到他们的小脚在地上留下水渍，“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去睡了。”

“没事了。”，克罗斯机械的点点头，等到孩子们走，他才意识到自己最开始下床的时候就撞到了床柱，现在腿上大概已经青紫一片了。

克罗斯第二天早上照例起来给兄弟俩做了早饭，送他们去上学。卢安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他没什么胃口。

中午的时候克洛泽回来了，米洛先问了问他为什么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大概听说了以后，一锤定音的帮他完成了推理，“我觉得是个意外，”，他说，“但我之后应该不会出差了。”

克罗斯并不满意他的说法，但是他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晚上的时候我去接孩子吧，”，克洛泽说，“你好好休息一下。”

帮两兄弟系好安全带，克洛泽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他们俩，就徐徐开口说，“听说昨天家里停电了？”

“嗯。”

“那你们有没有像我说的一样，照顾好妈妈啊？”

卢安的表情有一点不自在，但诺亚替他接了下去，“当然了，我们按照你教的办法，把闸推上去了。”

“真的？你们怎么做的？”

“很简单，”，诺亚胸有成竹地说，“先把电表箱用钥匙打开——备用钥匙就在红色郁金香的花坛下，再往上一推，就好了。”

“可是，”，克洛泽说，“我们家没有种过红色的郁金香啊。”

似乎又犹豫了一下，他补充，“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附近有一个女人特别喜欢红色的郁金香，种了满院子。”

“然后呢？”兄弟俩好奇的追问。

“别告诉你妈是我告诉你们的，”，克洛泽一边打转向，一边犹豫地说，“她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被人杀掉了。警察找不到凶手是谁。没人知道。”

晚上，克洛泽把他的小托尼揽到怀里，刚打算拿出老花镜看书，就听到怀里人说，“我还是觉得是孩子们捣的鬼。”

“如果是他们的话，”，他慢悠悠地说，“那他们一定会收到应有的教训的。”

“我觉得连你也在捣鬼，”，克罗斯说，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下午把我们的郁金香全都挖掉了？”

“我不喜欢那个颜色，”，克洛泽说，“你知道我是个老古董，红色的花里只会送玫瑰。”

END

11，黄粱一梦

站街AU，皇马全员

克罗斯想过很多办法，但是还是没什么可以救他出目下的穷状来。现在，他正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质量不太好以至于刚刚能透出肉色来的白衬衣，配着浅色的紧身牛仔裤，站在马德

里的主街——的转角处的阴暗小道上，和一群浓妆艳抹、香味刺鼻的西班牙小姐们期待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拦住了其中一个看起来还蛮友善的，试着用英语问，“这个点怎么人这么多？”六点半不应该都吃过饭在家里了吗，为什么十点的街上还这么热闹，不乏举着啤酒、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

“皇马，”，那哥们显然已经喝的有点高了，“皇马刚刚主场赢了，你不知道么？”

克罗斯不明就里，但还是点了点头，放对方过去了。细细的皮领带勒的他有点喘不过去。

他也希望他能有别的方法的。或者，他希望这一切干脆是一场幻梦，是什么有钱人微服私访的刺激游戏。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本着务实的理性精神，他高中的课程都是奔着及格去的——他确实做到了。不过，这就导致他不能考上好大学，也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半个月前，有人对他说马德里有个好机会，要不要试试，他冷静的明白自己没有其他选择，就点了点头。接着事情急往直下，先是那个哥们放了他鸽子，接着还没有五天，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站在了西班牙的大街上，听着叽叽喳喳的鸟语。

好在，他还带了面试用的白衬衣。

攒够机票钱就回去，克罗斯阴郁地想，然后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这时，一辆黑色的车在他面前停下，车窗打开，一张带着墨镜的脸对他喷着酒气：

“¥%#¥#%#¥#¥%*&，@#¥%*（&！”

“你说什么？”，克罗斯用英语问他。

对方迟钝的脑子显然转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就在这几秒钟里，一堆女孩已经踩着高跟鞋围了过来，几乎要把克罗斯挤出去。

克罗斯花了一会儿才把那些女孩用胳膊怼开，这时那位穿着怎么看怎么奇怪的粉色紧身运动衣的先生终于重新启动了，用蹩脚的英语问他，“外国人？”

“德国人。”

“多少钱？”

“那看你想做什么，”，克罗斯说，在香水的轰炸下并没有引诱的心情，不过他解开三个扣子的衬衣被旁边人蹭的快咧到肩膀了，姑且也可以算是勾人。

像是终于下了什么决心一样（也许是英语不好），对方慢吞吞地说，“陪很多人，你愿意吗。”

“多少人？”，克罗斯问，挣钱很重要，但他不想把命都搭上。

对方又犹豫了一下，还把手插进半长的头发里转了一下，才终于想出了一个合适的说辞——

“你踢过足球吗？”

带他来的那个男人（他叫自己sese。真奇怪，哪有人会自己叫自己的第三人称昵称呢？），在把他丢到一个乌七八黑的小巷子里放着震耳欲聋音乐的酒吧门口后，就快速的钻了进去。直到克罗斯琢磨了五分钟这是不是恶作剧，他才拉着另一个身材很好、穿的很漏、头发很长却不太多的男人出来了。

“他是英国人。”，sese简短地介绍说，“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的。”

说完他又转身钻进了酒吧，从里面响起的呼声来看，他大概是今晚的重头戏。

“叫我加雷斯。”，男人和克罗斯握了握手，随即又因为这种太过正式的接触而显得有点窘迫，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下去，“总之，你的事情其实挺简单。就是我们俱乐部是以足球

为主题装饰的。那些更衣室啊，很透的球衣啊，丝袜啊，更衣室里充满的男人啊，之类的，你明白的。而今天皇马赢了，来庆祝的人有点多，我们的人有点接待不过来了，sese才出去在街上抓了一个回来。”

加雷斯引导着クロス进去，带他穿过卖品区和舞池，一直走到光线昏暗暧昧的走廊里，外面的声音逐渐小了、隐隐约约地还有暧昧声音传来的时候，才继续跟他说下去，“不用太紧张，不会很困难的。第二天早上，你拿了钱就可以走。只有一条——”

加雷斯四周看了看没人，才压低声音说，“不要笑出来。”

“笑？”

加雷斯同情的点了点头，“有的客人喜欢穿着球衣**人，尤其是当红球星，在这里最流行。但是……总之，如果你一会儿看到一个三百斤的‘莫德里奇’，不要笑场就好。”

“跟他说实话吧，”，sese忽然掀起一个帘子，出现在他们身后，猛的拍了一下加雷斯肩膀，把他俩都吓了一跳，“跟他说实话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来。”

クロス把疑惑的目光集中在加雷斯和他不多的头发上。

“今天是皇马赢了，”，加雷斯十分尴尬地开口，等着クロス点点头才说下去，“因此很多客人希望我们的服务生穿着巴萨或者马竞的衣服被上。问题是，我们没人愿意这么做。”

“我懂了，”，クロス冷静地回答，“梅西的球衣有我的码吗？”

“记着做安全工作，”，sese一边在走廊里换衣服一边挥舞着一只手对クロス说（他身材很不错，而且纹身让他更性感了，也许我也应该……？クロス想），“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你就摁那个红色的纽。sese进去打他们。”

不着痕迹的躲开他飞舞的手，クロス颇有点感动的点点头，“谢谢。”

“卢卡！”，正在クロス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队服，准备进8号厅开工的时候，一个金发的小个子打开旁边的门挤了出来，sese惊喜的叫了一声，就把人抱在了怀里，叽里咕噜的讲起了西班牙语。没想到他们关系还挺好，クロス想。

工作到了哪里都是工作。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客人并不比平时更有礼貌，喝多了以后甚至比前几天那几位更粗鲁了。不过好在クロス很快掌握了规则，一进门就站在了他的8号更衣柜前，拿出了里面放的套和薄荷味的润滑油，在客人们的注视下把一条光裸雪白的腿抬起支在了板凳上，用手把黑色丁字裤扒拉到一边，另一只手蘸上了油，给里面好好抹了抹。

“你们如果不喜欢梅西的话，”，做完这一切他放下腿，对客人们说，“我就换皇马队服了。”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懂英语的客人。クロス面对柜子感受他的抽插的时候，顺便看了一眼他穿的队服，决定叫他“罗纳尔多”。“罗纳尔多”技术熟练，身材也过得去，而且并不浪射。在他最终一锤定音的时候，クロス甚至有点享受。

“跪下。”，“莫德里奇”命令道，他在“罗纳尔多”还在クロス身体里的时候就上手去揉クロスのyinjing了，“我喜欢你跪着。”

“莫德里奇”干活的时候クロス留意听了听房间里的喘息，对自己的吸引力非常满意。值得一提的是，在“莫德里奇”快到gc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了一声高亢的浪叫，クロス能听出那是来自sese的。这一声浪叫让“莫德里奇”缴械投降，发泄在了他身体里。

“你有点像那个，”，“莫德里奇”意犹未尽的把疲软的东西从他身体里拔出来的时候说，“拉基蒂奇。”

而クロスの回应只能是用手扒拉开自己被汗打湿的头发，活动了一下跪的酸痛的膝盖，向剩下的客人甜蜜的笑了一下，“你们谁先来？”

“纳瓦斯”喜欢浴室，他的jy最后随着水打旋进了下水道，中途滑滑的瓷砖差点让罗斯遭了殃；“马塞洛”审美特殊，要求罗斯为他提供一次别开生面的69，“别开生面”是说，一切都建立在别人耕耘的基础上；而最后一个客人，“弗洛伦蒂诺”，则是最难搞的，他想让罗斯戴着道具的同时跟他玩，并且在gc的时候叫他爸爸。罗斯觉得自己表现的大体都不错，也许最开始稍微有点没进入状态。客人还问他为什么打哈欠，他说是自己这个点通常都睡了。不过之后，他还是相当敬业的完成了全场。

罗斯简单冲了个澡，然后就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当他被sese拍起来的时候，早上的阳光已经照了进来。

“不错吧，”，sese放大的脸出现在他面前，带着一抹神秘的笑容，“客人也很喜欢你。要不要常驻？”

“这是昨天的钱？”，罗斯半坐起来，数了数桌上那叠钞票。

“比你在外面干好得多吧，”，sese说，“而且还干净、方便。提供三餐和住宿。甚至可以教你西班牙语。”

“也不是不可以，”，罗斯想了想，不过他随即意识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决定了他的去留，“你们的皇马，”，他说，“经常像昨天那样赢球吗？”

END

12, 【撻扎/KTK】是谁敲响了我的窗户并且看着我的小鱼干

一,

是谁敲响了我的窗户并且看着我的小鱼干?

艾登·阿扎尔捧着一小把鱼干在窗户前站着，迷迷糊糊的想。

二,

要了解前因后果，我们必须倒带一下。

三个月前，艾登还是一只马戏团里的企鹅，负责表演颠小皮球。之所以他可以颠的又快又好，是因为从小时候开始，训练员就骗他说，足球是企鹅蛋，一旦失手，里面的小企鹅就会被撞死。艾登点点头，相信了，一直在软软的垫子上练习。

三个月前的一天，艾登在表演的时候把小皮球砸到了地上。小皮球弹了起来，艾登浑浑噩噩的走下了舞台。

出乎意料的是，训练员并没有打骂他，而是给了他一块小蛋糕。

“我刚刚杀了一只企鹅。”，艾登推开小蛋糕和训练员伸过来的手，看着他不解的微笑说。当时艾登想，如果训练员逼迫他在错（因为一定会发生的失误杀掉企鹅）和错（不完成工作）之间选择，那一定是训练员的错。

像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一样，艾登并没被糖衣炮弹迷惑住，他卷起了自己的小包裹，在当晚跑出了马戏团。

只不过，和娜拉一样，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三，

两个月前，吉鲁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企鹅。

准确地说，是吉鲁在从单位到住宅的连线上靠住宅近的那一端的一个小巷子的垃圾桶旁捡到了一只咕噜噜的滚出来的个子很小的企鹅。

“你是什么东西？”，他问那个盯着他的购物袋走了两步又小心翼翼的停住的黑白相间小家伙，“熊猫？”

四，

还好艾登不是一只熊猫。

不然吉鲁可能就因为捡到失物的价格超过五千元而把他上交了。

艾登是一只企鹅，还是一只会变成可爱男孩的、只用小鱼干就能养活的企鹅。

五，

翘臀而裸体的漂亮男孩对男人解释，“我，吃；企鹅，吃。”

很久以后吉鲁才明白，他的意思是，吃饭的时候变成企鹅，吃的少；睡觉的时候变成人，方便吃。

而翘臀，男孩说，是因为企鹅都有一个小尾巴。他微微晃了晃自己的🍑向吉鲁致意。

六，

和吉鲁在一起的生活挺好的，小企鹅的世界里并没有那么高阶的怀疑论，他吃着小鱼干，从不怀疑自己会不会掉入了另一个玩偶之家。

七，

直到骄傲的波斯猫用爪子敲了敲他的窗户。

八，

“人类都是自私的混蛋，”，波斯猫变成的男孩有发亮的金发、湛蓝的眼睛、修长雪白的双腿和鼓鼓的小肚子。

艾登一边把小鱼干往他旁边推一推，以便让这种矜持的造物可以得体又快速的消灭食物（艾登看得出他很饿了），一边好奇的看着他的小肚子，琢磨着里面是什么。

“我的主人留给我的，”，男孩对他说，还奇怪的笑了一下，“肚子，他留给我的。”

艾登把自己的手伸过去礼貌的摸了摸，同时，作为一只只有教养的企鹅，他得体地赞美道，

“真鼓啊。”

“两只，”，男孩哼了一下，“人类都是这样的，摸啊摸，抱啊抱，但永远不要相信他们。”

“可不是，”，艾登赞同的点点头，“我一被摸就总会faqing。”

男孩差点把嘴里的小鱼干喷出来。

“你叫什么？”，艾登说。

“托尼。”

九，

叫托尼的猫怀了他主人的崽子，但不知为何，他和他的主人吵架了。并且，虽然他不太愿意承认，不过显然自从在争吵中变成猫形立刻从窗户里跳出去、留他主人（“一个瘦瘦的、眼睛颜色很深的、会做木工活的和善而无用的老男人”）愣在原地之后，他就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你要不要再来点，”，艾登干脆把小鱼干给了他，“我还有。”

托尼刚想说什么，却皱起了眉，“卫生间在哪里？”

还没等艾登回话，他们就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接着，吉鲁进来了。

十，

“你不可以锁着他！”，艾登叉着腰，气势汹汹的站在吉鲁面前，“托尼是好猫，而且还怀孕了。”

“你想被抓走吗？”，吉鲁压低声音弯着腰对他说，把笼子钥匙放进了自己贴身口袋里，“你知道马戏团还贴过你的悬赏告示么——遗失表演用胖企鹅一只——艾登，你不怕，我还会害怕呢。”

看着他发红的眼圈，艾登说不出话了。

“总之，”，吉鲁镇定了一会儿又开口说，“我会给它点水喝和卫生纸垫的。以后再说以后怎么办。”

“也不许你去喂小鱼干。”

十一，

吉鲁在五岁的时候还是个乐善好施的可爱小孩。

“男孩子不应该碰这个，奥利维尔，”，妈妈对他说，把他手中的企鹅玩偶放了回去，“走吧，让我们去找一些男孩会喜欢的玩具。”

成年后的吉鲁热爱梳子、镜子，和能够让他沾沾自喜的一切。这同样不是妈妈眼中男孩应该做的事情，但反正，它们适应了新时代的潮流，让他在办公室里过的如鱼得水。

时代是会变的，妈妈。他在圣诞后离开父母家系领带的时候一边照镜子，一边平静地说，假装无视了母亲新长出来的白头发。

而摸到吃小鱼干的艾登的头的那一瞬间，奥利维尔好像回到了五岁。

十二，

艾登坐在吉鲁腿上，心不在焉的看着电视。

吉鲁低头看着他，忍不住挠了挠他的头。

“别闹，”，艾登不高兴了，扭了扭躲开他的手。

吉鲁觉得这种躲闪还挺可爱的，忍不住放开把着他腰的手，用两只手去骚扰怀里的小家伙。

艾登在左右躲闪间很快败下阵来，他身子开始往下滑，惊慌之中，他抓住了一个带把的东西。

十三，

“对不起，”，艾登眨眨眼舔舔嘴唇，从吉鲁腿上滑了下去，又用手轻轻的碰了碰被他不小心抓到的东西，“记得跟它转达我的歉意。”

他想走，但是他的腰已经被圈住，男人的吐息就在他耳边，“它说不能就这么算了，小混蛋。”

十四，

艾登把手悄悄从吉鲁的口袋里拿出来，放到了自己口袋里。

十五，

深夜。

托尼正百无聊赖的趴在笼子里看窗外，偶尔甩一甩尾巴，饥饿让他无法入睡。白天虽然吃了点东西，但是他基本都吐了出来，何况这个时候他总是饿的很快。

抱歉，他无声的对肚子里不安分的小家伙们说，是他不应该轻易的中了陷阱、接受了小鱼干的诱惑，从自由的树上跳到小企鹅吃东西的窗边。

他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许，他有机会在这家的男主人给他换卫生纸的时候跑出去；

也许，米洛会来找他（不合时宜的，托尼想起他得意洋洋的跳上树枝时米洛惊慌的表情）；

然后又否定了上面两种想法，第一，那个男主人看起来对它很警惕；第二，米洛就算不睡

觉，也没法在他饿死之前搜索到这里（米洛可能挨家挨户的拍门的想法让他心里又难过了一下）。所以，他或许必须采取C计划。托尼无声的支撑起身体，估摸着自己的爪子是否能拉开涂色笼子细细的栏杆。那可能会损坏他的牙齿和爪子，但.....

正在这时，他听到窸窣窸窣的声音，他回头，看到吉鲁站在他面前。

十六，

吉鲁为他打开了笼子。

“走吧，”，吉鲁说，“趁着艾登还没醒过来。”

托尼从笼子里出来，抖了抖毛，侧头不解的看着吉鲁，似乎在等待一个解释。

“小笨蛋从我这里偷了钥匙，可是自己却先睡着了。”，吉鲁叹口气，蹲下身来（托尼弓起腰，示意如果他再靠近就给他一爪子），“趁我还没改主意，你快走吧，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他还说，“有的时候人不得不在坏和坏里做选择。”

“我希望艾登永远都不需要知道。”

十七，

白猫的背影在黑漆漆的树林里一闪。吉鲁看着它的背影叹了口气，想起了他早些时候问艾登干嘛要袒护这只来路不明的猫的时候，艾登说，我喜欢它啊。

你为什么喜欢他，吉鲁气笑了，你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它的名字，艾登说，念了一遍，托尼·克罗斯。

我喜欢托尼·克罗斯。艾登说。

十八，

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那只波斯猫。

十九，

“那童话的结尾是什么？”小孩子还不打算睡，还在缠着妈妈问。

“结尾是，”，有点苦恼的妈妈叹了口气，“我怎么知道吗？”——然而这句话还是在小朋友期待的眼神下败下阵来，于是，他只好编了下去——

五年以后，吉鲁家旁边的邻居换了一位先生。吉鲁早出晚归一直也没见过他，直到有一天，他晚上摁了门铃，才正式认识了。

“你好，”，瘦瘦的、眼睛黑黑的、看起来洋溢着靠谱气息的先生说，“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刚搬过来，和我的丈夫与一对双胞胎，养一只猫。我会做木匠活，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

“那位先生就是养猫先生吗？”，孩子睁着亮晶晶的眼睛说。“也许是吧，也许不是。”说完，不顾孩子再怎么哀求，克罗斯弯下腰，亲了亲双胞胎的额头，把他们露出来的尾巴小心掖了回去，笑着关上了灯。

路过客厅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表，是晚上九点，刚刚好让他挤进米洛的被窝，在倒水的时候，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我实在不能用肉麻的语气描述你。完全做不到。”

*资料说文鸟摸啊摸会faqing，还会想生蛋

*扎说过，他喜欢托尼克罗斯，嗯。

过年了看点开心的吧。

13, 【磁卡宽AU】金色梦乡

继母AU

慎

给马路

Leon的作文

我的家人

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里，妈妈，爸爸，哥哥，小狗，还有我，刚好一只手可以数的过来。（我曾经很好奇为什么Peter的妈妈没有胡子，我的妈妈就有金色的毛茸茸的胡茬。但

爸爸说给我生命的人就应该叫妈妈，妈妈说你也可以直接叫我Toni。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叫他妈妈）

爸爸是一个严肃又温和的男人。平时他对人都很温和，但如果你不写作业，他就会拉长他的脸，变得很严肃。但我知道他只是在吓人。某一次我躲在柜子里，看到他在和妈妈说话，脸就拉了老长老长，我用手捂着嘴才没有笑出声来，好像说的是妈妈不应该再辅导哥哥作业的事情，反正他一句话断了好多次，好像这让他觉得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一样，真奇怪，我作证，妈妈确实只是在屋里教哥哥做题，并没有带他打游戏啊。哥哥的作业总要做很久很久，明明他挺聪明的，对妈妈却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妈妈的表情我看不到，总之，他半天也没说话，半天才说那不是他的错。不过他还没说完，爸爸就抢着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带哥哥去看心理医生。爸爸就是这么一个大题小做的人！我都看不下去了，在柜子里拍了拍门，把他俩都吓了一跳。还是妈妈打开柜子把我抱出来的，抱的紧紧的。不过，大多数时候，爸爸还是很好的，还会给我做木工活，做轮子会动的小汽车。还会关心哥哥和妈妈平时在家里的动向。唉，爸爸也很可怜，哥哥、妈妈和我都有暑假可以放，他却没有。

妈妈不像爸爸，他只有温和，并不太严肃，即使在和爸爸一起批评我的时候，也会背着爸爸偷偷的笑出来。可能是因为他比爸爸小很多的缘故吧。我就比哥哥笑的时候多得多。妈妈有金色的头发，和晶蓝的眼睛，好像捉不住的蓝蝴蝶在扑扇翅膀。妈妈在一家西班牙高中做老师，每次带我去办公室，我的脸都要被他的同事捏的很痛。哥哥之前也在那家高中上学，每天妈妈都要早上起来，给我们做饭，先把我送去上学，再带着哥哥一起去上学。不过后来，爸爸就让哥哥转学了，也不回家了，住在学校，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回来。妈妈和我都很伤心。妈妈也会给我念睡前故事，每次念到坏继母的故事，他就自己先笑出来，边笑边念下去。是啊，那里面的继母都好可怕，恨不得把不是自己的儿子都吃下去，我就扣住他的手，

说妈妈反正不是这样的人，虽然哥哥也不是妈妈亲生的，但是妈妈对他一直很好很好。我和妈妈都很喜欢听小人鱼的故事，念了很多次，我都知道在什么时候举手提问了，比如，每次念到小人鱼偷偷藏起来、王子和公主相爱的时候，我就会问妈妈，王子为什么非想找到救他的那个人呢？如果他发现救他的是一个有长胡子的渔夫，用大大的网把他捞起来的，他还会娶那个渔夫么？妈妈说没准呢，你可没法知道你会爱上谁。我就让妈妈给我讲渔夫和王子的故事，可他一直没有编出来。

最后说我最亲爱的哥哥，戈雷茨卡。哥哥在十五岁之前一直是个幼稚的小坏蛋，拉着我一起玩玻璃弹珠、捉小虫子、说学校老师里的坏话什么的，很少有人跟他玩，他也不去找别人玩。不过，一夜之间，他就忽然长大了，一年长高了二十厘米，瘦瘦的身材、脸上棱角分明的。开始有漂亮的女孩子敲他的门、要和他一起写作业了，不过他不爱和她们写，他只爱和妈妈一起写。我记得，妈妈从前是他最喜欢的老师，不过那段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会偷偷地骂他，用一些我听不懂的词，狠狠的踢着墙边的草。如果我模仿他说的话，他就会堵住我的耳朵和嘴。长大了的男孩子真难管啊！我不得不用爸爸的话感叹。不过我也能明白，你想，妈妈之前教哥哥的课，现在忽然每天晚上还要检查哥哥的作业了，那不是很可怕么。我想想就要发抖了。去了寄宿学校以后，哥哥就只有放长假的时候才能回来了，爸爸的惩罚好像确实有效果，他之前不愿意帮爸爸剪草坪，现在不用说就会默默的去干了。就是他和妈妈吃饭的时候不挨着了，中间总要夹一个我，那边夹一个爸爸。妈妈总会说Leon你吃这个虾，还没说完，哥哥就抢着说Leon吃点肉，像竞赛一样。我吃的苦不堪言。爸爸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别干涉人家小孩子吃什么。不过，要是爸爸不在家，只有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是坐在一起的。我觉得哥哥可能是生妈妈的气了，可能是因为让他出去住校的时候，他自己

老大不乐意，一把摔上门，妈妈却没帮他说什么，还敲敲门让他出来。总之，我觉得妈妈还是爱他的，哥哥也是爱妈妈的。

这就是我们一家，虽然生活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过我们互相有爱，只要我们相爱，又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

戈雷茨卡：

在早上，Toni会把Leon从床上叫起来。他并不是直接把人叫起来的，而是先认真地看Leon几秒，再深深的弯下腰，将脸埋在Leon的小脸边蹭蹭他，用双手伸到被窝里去挠痒痒，直到小孩咯咯笑着坐起来。

“别揉眼睛。”，Toni说。

也有时候Toni没那么愉快，这些时候他就会直接把闹铃放到Leon的枕头边，然后直接钻进厨房去做饭。Toni是个很聪明的人和很好的老师，事实上，戈雷茨卡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好的老师。不过Toni总会忘了开抽风机，往往，当戈雷茨卡从床上坐起来醒醒神、穿袜子的时候，就能隔着墙听到Toni咳嗽的声音，接着才是抽风机的响动。这时候戈雷茨卡闭上眼睛，让后脑勺靠在冰凉的墙上，想象温热的水雾气将Toni的脸吞没。他发觉有的时候即使在白天，他也会做梦。

“吃饭吧，Leon。”，在餐桌上，Toni说，将盘子推向戈雷茨卡。戈雷茨卡追随着他的目光，向Leon坐着的地方看去。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怎么好吃，Toni一定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以为戈雷茨卡低下头看不见后，他就和克洛泽做了一个奇怪的眼色。戈雷茨卡偏不让这个狡猾的男人心计得逞，他慢条斯理的吃了炸的有点糊巴的煎蛋，假装它和一个正常的煎蛋并无差别。Toni一定在因为父子三人没有抱怨煎蛋而偷笑了，戈雷茨卡想，如果他没有，我就当他已经笑了。他对Toni的观察比克洛泽还要细。

“Leon。”，Toni开口了，他是要说煎蛋的事了吗？说真的，戈雷茨卡有的时候还挺嫉妒Leon的，不仅限于他占领了Toni的大半个世界，更重要的是，Toni总会第一个想到他，即使是类似于一个蛋糊了的微末小事，尤其是微末小事。

“如果你不想吃，就别吃了。”，克洛泽开口了，他听起来干巴巴的。哦，我亲爱的爸爸，您是不是日益承受不住Toni热情的双腿和柔韧白皙的腰了？您是不是也觉得他跟西班牙同事总是拉拉扯扯的、总是穿着您不能理解的破洞低腰裤和能露出铭刻在他肩头的、显示他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天真的锁骨纹身的白体恤，很不成体统，很不给你面子？您是不是想惩罚他，想不顾坐在后座的我，就把他放倒在副驾驶上，亲吻他的眼睛以让他无法把它们睁开，脱下他的衣服以让他无法把你挣开，然后这个被你狩猎来的、温驯的动物，只有高扬他的前蹄，把他最脆弱的地方展现给你，这是臣服。你不能打开广播给旁边所有的车广播你的快乐，但是只要你的儿子能够认可你，只要他可以给你这样的回应，你就拥有了一切。

爸爸，你知道么，我觉得你很滑稽。到那时我会笑的，我发誓，我会大声笑的。

“戈雷茨卡。”，Toni叫他了，脸红红的，叉子有意无意的戳着面包片，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肃。

“我们看到你给老师交的作文了。”，克洛泽说。说真的，他们非要一左一右一人一句的讲话吗，非要让他像拨浪鼓一样来回摇头吗。而且作文，作文是什么，有任何在早餐餐桌提起来的必要吗？

“如果你希望我回避，”，Toni说，“我现在可以离开。”

谁回避？他是在对谁说话？问克洛泽还是问戈雷茨卡？

“没有人需要回避，”，克洛泽坚定地说，好样的，爸爸，“Leon是什么？”

“Leon是您的儿子啊，”，戈雷茨卡对答如流，甚至有点想嘲笑他老糊涂，“是你们俩的儿子啊。”

克洛泽看着他，并没有笑。这个时候戈雷茨卡忽然发现他确实老了，他额头上的皱纹多了两道，法令纹也比之前每一次注意到的更深，而且他的沉默就如同一种示弱，一种在工作之余、还会做木匠活的那种老好人，很少会想到的示弱。

Toni的手忽然出现在戈雷茨卡的视野中，他把手从桌子另一边伸过来，牢牢的握住了克洛泽的手，戈雷茨卡紧紧盯着他们交握的双手，同时，他感到一阵烦躁，Leon呢？他为什么不为他们说点什么？哪怕是幼稚的咯咯笑，或者一支小学新学来的愚蠢的歌？

“没有寄宿学校，Toni不是你的老师——我是经人介绍才认识他的，”，克洛泽把手从Toni的手中抽了出来，反过去拍了拍的手，才开口对戈雷茨卡说，“没有Leon。”

“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唯一的Leon。”

戈雷茨卡侧着头听他说，好像在听什么对他来说全新的东西。他发现自己之前排演的一切都派不上用场了，他说他会笑，会大声笑。可他笑不出来。

渐渐的，克洛泽的脸在他面前也没那么清晰了，戈雷茨卡发现眼泪正积攒在他眼眶里打旋。

他完全无需把头侧到Toni那边去从他脸上寻求这不是一个万圣节谎言，他的父亲不会骗

他，他的父亲甚至有点缺乏可耻的幽默感。那么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当这个世界崩溃并如雪花一样片片落下的时候，戈雷茨卡断断续续的看到了很多画面，可是他没法分辨哪些是属于Leon的哪些才是属于他的。他探出手向前去摸索着，旋即他明白了，那些苦涩的、没有欢笑才是他的。真相是如此简单啊，如此分明。

他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呢。

“婊子。”，戈雷茨卡脱口而出——他终于找到了在16岁那个分化的春天，他在卫生间墙壁上为Toni准备的那个词。这一次，他只是在复述，而不是在辱骂——可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分别？

轻轻的，Toni抱住了他。

“Leon，没事的。”，他说，天啊。

“醒来，Leon。”，他仿佛听到Toni对自己说，弯下腰，把脸埋过来蹭着他的脸，“醒来。你一定做了一个金色的好梦吧，但是小懒虫，你已经睡了太久了。”

他伸出胳膊加深了这个拥抱，与此同时，一个问题控制不住的在他心里盘旋，这是哪个Leon？他问自己，Toni以为他是哪个Leon。这个问题牵扯到了某些微妙的幻觉——戈雷茨卡咬紧牙关让自己不要再考虑那点熹微的可能性，然而欢乐，抑制不住的希望和欢乐猛然从他心中喷薄了出来，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神经病人，因为在无法抑制的泪水中，他猛的推开了Toni，然后绽出了一个明确无疑的微笑。

“告诉我真相，”，莱奥·戈雷茨卡说，“告诉我全部真相。”

END

14, 【磁卡宽AU】周日的夜晚

和大多数人一样，戈雷茨卡也不太喜欢周日的晚上。如果说周五的晚上是心里长草、百废待兴的时刻，周日晚上就像是充满幻想的小孩被迫去成人礼宣誓了。无趣、令人烦躁、万般疲惫涌上心头、难以排解。

“或者像考试要交卷前五分钟，还有两道题不会写。”，克罗斯翘着脚补充道，他的笑容让戈雷茨卡看了更加心烦。

“托尼，”，他说，“你不觉得，你们办公室里的小男孩有点太热情了吗？”

“西班牙人都那样。”，克罗斯刷着手机，显然是打算随便应付过去。

“是么？”，戈雷茨卡继续问，抱着胸嘴唇紧抿，“那也许他们也很随便。”

“也许吧，”，克罗斯说，“怎么了？”

“我了解小男孩，他们的伎俩简单但是很有效，就是不管你跟他们拒绝的多彻底，多无情，他们都会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恳求的看着你，带着一点真情一点虚伪——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完全的虚伪了，说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我只爱你。然后，你就发现你根本没有拒绝他们的能力，即使你根本不喜欢他。你每次都这样。”

克罗斯终于也抬头看着他了，像戈雷茨卡一样，他的嘴唇现在也抿的紧紧的，下巴微微抬起来，眼睛像蔑视一样的稍微向下看着。

他很有技巧的等了一会儿，才问戈雷茨卡：“你当年不是也是这样吗？”

“是。”，戈雷茨卡快速地说，“利用你的缺点。”

他的快速和闪烁眼光让克罗斯明白，也许他只是口不择言，八成明早就会后悔，他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帮助戈雷茨卡加速这个后悔的过程。但是忽然，他明白了，戈雷茨卡不会因为办公室里小男孩夸张的打招呼方式生气，困扰他的别的事情。

不管如何，克罗斯想，我得解决这个，不然莱奥一定会气哄哄的去上班的。

三年前的时候，戈雷茨卡还没这么讨厌周日晚上。

戈雷茨卡拿出手机，又看了一眼，还是没人回答他，指望别人在周日晚上回答他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他叹了口气，又把手机塞了进去，觉得也许还不如直接在google上提问“请问，我男神来我家，并且喝醉了，之后他做了一些羞羞的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男神平时都挺严肃的，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不尴尬？”

但现实显然不允许他这样想下去，里屋又传来了门猛地撞击的声音，接着就是人难受的干呕，戈雷茨卡猛的把手机扔在桌子上，推开了卧室洗手间的门。

克罗斯正靠着储物架半瘫在地上，他黑色的长浴袍被动作弄的散开了（何况，那种滑溜溜的丝绸带子本来也系不紧），露出大片本来也遮不住的雪白皮肤（前辈一定不太爱去沙滩晒太阳，戈雷茨卡无端的想，又赶紧把自己的目光收回来），最重要的是，他眼圈红了一片，衬的蓝盈盈的眼睛也只剩下阴影和疲惫。

看到戈雷茨卡进来，他可能还吓了一跳，但随即又低头呕了一声，用手紧紧的顶住了胃。

戈雷茨卡只能蹲下去，让对方大部分重量转移到自己肩膀上，用手掌和手腕相连的那个部位小心的滑了几下克罗斯的背，尽量不要在镂空浴袍的缝隙里接触到他的皮肤。看他不再吐了，才让人靠上墙，给他接了杯水。

好不容易把醉鬼扶到床上用被子裹起来，戈雷茨卡才长呼一口气，回卫生间里用凉水给自己狠狠吸了把脸。望着镜子他想，⁺⁺你妈的，克罗斯对“来家里吃顿我做的饭”的理解显然与自己有点出入。

可他明白的太晚了，显然，为了豁出去和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人上床，克罗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了两瓶红酒和一个小背包——戈雷茨卡在两小时后才知道他带了点什么。本来，两瓶红酒不至于把他放倒的这么彻底，但他显然没考虑过一个问题，戈雷茨卡约他来家里吃饭是因为上次约会的时候他们出去吃的，结果是肠胃脆弱的戈雷茨卡在家里折腾了老半天。不过这也不能怪克罗斯，毕竟是戈雷茨卡嫌丢人没有告诉他，只是委婉的、脸红红的在第二天对克罗斯说，昨晚我们感觉很好，下次去我家好不好。而且，克罗斯第二个没有考虑的问题是，为了保护肠胃，戈雷茨卡做的饭以素食为主，而且并不想和他一起喝酒。于是，这顿晚饭最后以克罗斯自己给自己倒酒、戈雷茨卡吃沙拉告终。两个小时后，因为前几杯喝的太快、后来基本已经失去自制力的克罗斯就开始了和戈雷茨卡抢酒杯的运动。

本来喝醉了就喝醉了，好心的戈雷茨卡也不会嘲笑他的，大不了住一晚上再走。可是，当戈雷茨卡好不容易把罗斯领到主卧床上，他却又坚强的坐了起来，“我要换睡衣”，罗斯宣布。

戈雷茨卡刚打算给他拿两件自己没拆包的打底T恤应付，罗斯就自己扶着床站了起来，“我自己带了”，他说。

戈雷茨卡震惊的看着罗斯在他家的玄关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了下来，连着内衣带袜子一起叠的整整齐齐，放在沙发上，然后打开了自己的背包，拿出了那件黑色的半透明长浴袍，随便套在自己身上。看得出他本来还是想系上带子的，但醉鬼的手指显然没有平时灵活，系了几下带子都从他手里滑下去，就干脆放弃了，扶着餐桌一把拽过了剩下半瓶酒。这下戈雷茨卡终于反应过来了，他一个箭步向前，却也没能阻止罗斯给自己灌上一大口酒，那真的是满满一口，没有醒过的酸涩红酒让他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吐出来。”，戈雷茨卡说，搜肠刮肚想到一个安抚醉鬼的方式，“乖。”

罗斯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干脆整个人跌跌撞撞的靠了过去，嘴对嘴的把一口红酒灌到了戈雷茨卡嘴里，有些他们没含住的，就顺着戈雷茨卡的白衬衫流了下来，让戈雷茨卡和罗斯温暖的前胸的距离缩小到只隔着这小小的水流。

“不给我喝就给你喝吧，”，罗斯说，有点大舌头，听起来还有点委屈，“不能浪费了。”

戈雷茨卡开始觉得穆勒前辈说罗斯很节俭大概不是一句简单的谈笑了。他的手张开着，不知道该碰哪里不该碰哪里，半晌，他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对方紧紧的抱住了，甚至稍微弯了弯腿，让罗斯能舒服的把头枕在自己肩上。

那一夜クロス睡的倒是挺好的，可是戈雷茨卡就过的很难熬。他本来打算睡客卧，最后还是选了离主卧更近的客厅，这样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他都能听见。饶是这样，他也半天没有睡着，躺着玩了会儿手机以后，又打开备忘录，记了一句，“前辈喝多的时候眼睛会越来越亮”。

半夜的时候他还起来看了クロス两三次，每次看起来睡的都安稳。第三次的时候大概四五点钟，天已经快明了，戈雷茨卡忍不住弯下腰，轻轻亲了一下他的额头。亲完了以后，出于某种负罪感，他又仔细的帮人把被子掖了掖，小心的关上了门。

五分钟以后，他又进来看了一眼，クロス一动没动，还在均匀的呼吸着，显然对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戈雷茨卡就又亲了他一下。

经验告诉我们，周日晚上本身并不给人带来任何痛苦，真正令人痛苦的是，周日晚上总会过去，而周一的清晨才是你不想看到但最会无可辩驳发生的现实。

比如现在，クロス正轻声呻吟着扶着头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明显不属于自己的被子和地板发呆，猛的闭上眼睛再睁开，再闭上再睁开，可是眼前还是没出现自己熟悉的场景。他努力回忆昨天发生了什么，大脑里却一片离奇的空白。

我喝醉了，他低声嘀咕一句，试着翻下床去够拖鞋。

这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进来。”，クロス还没够到拖鞋，可他就是不愿意先站起来踩到木地板上再去穿鞋。

戈雷茨卡出现在门口，在离他的十米远开外不自然的站定，“你昨天喝的有点多。”

“……不好意思。”

“没……没事，”，他紧张的吞咽了一下唾沫才开口，“我昨天什么都没做，你不用担心。”

“这个我知道。”，克罗斯说，扫了一下自己的穿着，只觉得头更痛了。他脚伸在半空中，不知道该继续够那双鞋，还是干脆收回来悬空坐着。活像一只被困住的兔子。

“总之，你可以先穿上衣服，再出来吃东西。你的衣服稍微有点脏了，可以先穿我的。”

克罗斯点点头，又问：“我的衣服呢？”

“在玄关那边，我，我给你拿过来。”

戈雷茨卡快速的关上了门，留下克罗斯一个人，他只想像鸵鸟一样把头深深的扎进枕头里，不用想他都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不过深吸一口气，他还是忍住了，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戈雷茨卡说的没错，他的上衣确实被弄脏了一块，不过裤子还完全没问题。克罗斯把衣服换好，打开戈雷茨卡的衣柜，左右环视一圈，忍不住挑起了一边眉毛。

幸亏裤子还没脏，他想，剩下就是怎么跟这孩子解释的问题了，从戈雷茨卡的眼神来看，他显然不是对他完全没意思。

这让他的头痛加剧。

坐在早餐餐桌旁边，还没等戈雷茨卡说出话，克罗斯就抢先发言：“昨天给你添麻烦了，醉汉真的——”

“没事，”，戈雷茨卡连忙打断，又因为自己的不礼貌而有点不太不好意思，“你昨天挺……可爱的。”

“谢谢。”，好在克罗斯没让他尴尬下去，只是微笑了一下缓和了气氛，同时他心里暗忖，这个麻烦比我想象的还大。

“Leon，”，他放下叉子说，“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谈。”

对方抬起眼看着他，看着有十分困惑和某种未明的期待，这让克罗斯的心带着右边脑袋都抽痛了一下。

“我第一次注意你是因为你的名字，Leon，”，克罗斯避开了戈雷茨卡的目光，正好扫到自己昨天带来的酒瓶，要是现在能再喝上一杯多好，他想，“很多年前，我曾经想过，如果和米洛有一个孩子，就叫他Leon。”

他必须把磁卡的表情排除在他的视线之外，才能继续说下去，“昨天他的孩子出生了，双胞胎，很遗憾这个名字就不能用了。”

“他的事情，对我仍然有奇异的影响，所以，结果你也看到了。昨天我本来不应该来的，可是我想既然我已经答应你了。你知道的，”，他耸耸肩，“真的很抱歉。”

“我除了很抱歉什么也说不出来，”，克罗斯自顾自的继续，“我当时爱他就像你现在这样，如果你要别的都可以拿走，但是偏偏你想要的东西不行，我没有资格说感情问题总是这样的，不过对于我么，好像一直就是这样，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受到回报。我只能请你接受这一点。如果你不接受，实话说，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如果过了几天你发现这只是一时迷恋，你想要的是其他东西，那你还可以来——”

克罗斯没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在他旁边，一头棕色卷发的男孩已经泪眼朦胧了，他把一根指头伸到嘴里，想止住抽泣，但显然没成功。

“你怎么了？”，克罗斯问，赶忙从旁边的小熊纸抽里抽出几张卫生纸，“不至于吧。”

“抱歉，抱歉，”，戈雷茨卡迭声说，“我只是，只是很替你难过。”

还能怎么样？在经历了念念不忘的前男友幸福当爹、醉酒、坦白、翘班一系列变故之后，克罗斯能做的只是把和他约会了两次的小男孩拉到怀里，任他把眼泪连着鼻涕蹭自己一身，安慰的拍着他的头告诉他没关系啊。

哭完了的戈雷茨卡抬起头，吸吸鼻子，诚恳的看着他，“你是想自己待会儿，还是和别人一起玩玩，换换心情？”

周末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幻想，一个有机会让人超越自己的痛苦、进入别人世界的机会，反之，周末晚上之所以让人痛苦，是因为它提醒你，幻想终究是短暂的，而轰鸣而来的、将你包裹的现实才是漫长无期的。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必须以同样的热忱去接受这两者，你必须没有偏好，直至你可以将它们融为一体。可是クロス此时却不想管这么多，周日的夜晚借着残余的酒意对他发出了最柔软的一勾，把他世界的太阳换成了月亮，他借着戈雷茨卡去卫生间洗脸的当儿，拿出手机，用沙哑又沉稳的口气对老板说他生病了。

回到此刻。

现在他也得办好这件事，クロス看着戈雷茨卡想，显然他的情人在乎的并不只是办公室里小男孩亲昵的态度，他必须做点什么，那就要求他必须回溯戈雷茨卡说了点什么——该死，他说了点什么？

“带着一点真情一点虚伪——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完全的虚伪了”？

不对。

“我也爱你”？

不是。

“你总是会这样，即使你不喜欢他们——”

他明白了。

在气鼓鼓的戈雷茨卡的眼皮底下，クロス又拿起了手机，边翻边装作随意的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当时不爱你？”

他抬眼对Leon一笑。

戈雷茨卡肉眼可见的被软化了，一肚子气也发不出来了，不知道是该继续站着还是坐下来。

クロス见状就索性站了起来，从戈雷茨卡身边擦着肩膀走过去，“我困了。”

走到门口他又转身，“你不困吗？”

以为只有小男孩会骗人吗？在被男孩抱住抵在墙上的时候，クロス暗暗想。至于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吗，本身就不重要，在面对周一、面对现实的当口，即便是他也需要一点鼓励。这鼓励是怎么得来的，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干系。他早已习得不再记挂。

15，星期一

一个磁卡宽（格雷茨卡/クロス）AU的小合集，是五个彼此独立的AU故事。有点一千零一夜。前文见 周日的夜晚

感谢马路太太忽悠我写。

星期一是一周中最让人沮丧的日子，是Day of Moon，在这一天，我们来听一个应景的工薪族现实AU吧，并向所有在劳动的人致意。

在第一场雪到来的前夜，慕尼黑往往是最沉默而黑暗的，薄雾漫无边际的落下来，像一张收紧的网，坐在车里的人觉得自己好像是网里的鱼在亡命奔走，不管往哪个方向，网都不紧不慢的跟随包裹着车厢。远处只有一些黑色的轮廓困难的移动着，说不清是向前奔跑的人还是风吹起来的沙尘，交错，消失在四方的建筑物门口或者一堵红色砖墙上。隔壁路上纵横交错的冰冷白色灯光多少点亮了这条没有灯的岔路，岔路向前跑去，爬坡又猛的直落，似乎可以漫无止头的奔向海的深处。

在这片沉默里，克罗斯在开车，他开车的时候格外一丝不苟，在上车前就会用车库里的软毛巾把雨刷上的冰棱擦掉。车载电台只能发出嘶啦嘶啦的噪声，他随手拨拉了几下，才传出细细的萨克斯声音来，像是在困倦的午睡时听到的某个遥远地方的爵士乐队在演奏，他便关了收音机。如果有点流行歌曲或者路况播报就好了，其他的他宁愿不听。

在那个灯光昏暗的商场地下车库他停下车，下车的时候还愣了两秒格雷茨卡没有跟着他一起下来。随即他才想到，今天他们眼见的来不及先回家，就约定各自开着车直接去吃饭。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毕竟就算他俩都在车里，莱奥也往往是坐在他后面——在克罗斯的坚持下，因为他认为坐在副驾驶并不安全，此外，他也讨厌有人在他开车的时候对他动手动脚的。这样的位置安排产生了超过其本身的作用，并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莱奥很快就不再像最开始那样一系上安全带就喋喋不休了，而是开始低头在后座玩手机，让克罗斯几乎很难在车里感到他的存在，直到下车放下手机，莱奥才开始开心的讲起话来。这本来应该给支配者带来快乐，但克罗斯能感觉到的却更多是凝胶般的阻塞感，无法名状且并不愉快。

电梯到了一楼一开门，明亮的灯光反射在瓷砖上，猛的晃了一下克罗斯的眼睛，停车场那么简陋而商场里这样灯火通明的，多半是为了给顾客一种迪士尼乐园般的美梦成真感，而一旦

你往相反方向走，感觉也就相反了。也就是这样，夫妻往往会在电梯下行或者坐到车里的时候开始吵架，克罗斯暗暗叮嘱自己今天不要在回家的时候这么做，他想，他有严肃的事情要说。

见到莱奥以后他们简单说了两句，就打算上楼去找餐厅。不过，莱奥说他有点想买个外套，克罗斯就拉着他拐进了旁边的阿迪店，比起耐克克罗斯更喜欢阿迪，而莱奥也没什么想反驳的意思，就活像一个孩子一样被克罗斯牵走了。

“这个怎么样？”，他用手指头指着上面一件衣服。

“还行。”

店里没什么人，导购说她可以帮着找一个号码试试，克罗斯打量了一下，注意到胸牌上这个姑娘的名字是Alice，Alice从闲的坐在一旁的导购们中走过来帮他们拿衣服。而Alice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在这样的店面里太过出挑，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店里才允许她随便打扮。粉红色的亮片眼影，在缝隙很宽的双眼皮上晕染开，扎了一左一右两个辫子，用红和蓝的皮筋俏皮的绑起来，宽大的白色长上衣下一条短裤，毛线袜拉到膝盖下，腿够长但稍微有点弯，克罗斯看在眼里，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像抬起的火炮终于找到了坚不可摧的墙的攻击点一样，在接下来两分钟反反复复想着Alice腿上男童一样的弧度。

莱奥看起来就没注意这个，他只是把衣服随便往身上一套，问都不问就决定买下来。他身材高挑，偏瘦但是肩宽可以撑起衣服，穿什么都不会太难看。Alice立刻建议他可以再买一件，这样有点折扣，莱奥就转向克罗斯问他要不要买什么。

克罗斯假装转了一圈，任Alice跟在他身后，他已经过了羞涩的年纪，不会再因羞于问价而当冤大头，看到还行的就扒拉开衣领看看价格，超出预期就耸耸肩放回去。心里却没什么买东西的欲望，打算转一圈就说没有合适的。

“那件可以买来当情侣款啊。”，Alice圆滑的开口。

克罗斯刚想说算了吧，他不喜欢莱奥选的那些衣服，乖张的颜色和花纹，互不干涉也就罢了，但拐到他衣橱里来就未免管的太宽，可是格雷茨卡看起来对此兴致勃勃，低头看他，晃晃他的手臂。

“我试试吧。”，克罗斯说。

Alice拿给他，克罗斯刚随手套上，Alice就嗤笑着说他穿反了，应该是另一面。克罗斯心里有点不满，但也只是还算礼貌的笑了笑，就脱下来又穿上了。忽然他就觉得有点不妙，他应该进试衣间去试的，而不该站在这里，在格雷茨卡和Alice的夹击中，惊慌失措的打量镜子中自己已经无可避免的出现了某些疲惫的痕迹的脸，他今年瘦了一点，但并没让他变得更精神，却反而更疲惫了，苍白的眼窝更加深深的陷下去，而眼袋则肿起来，眉毛和睫毛在这种灯光下几乎浅的看不到。他知道自己身材并不完美，他对此一直还挺满意也可以接受别人并不恶意的调侃，可是他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Alice拿的号是格雷茨卡的尺寸，他穿上能盖到屁股，Alice摇摇头说只剩下这个尺寸了先生，格雷茨卡在另一边玩着手机，怎么样，托尼，他问。

“买吧。”，他在夹击中说，非常快速的把外套脱下来，至少他还有钱。

“以前我总是看都不看价格就会买东西，现在觉得不能当冤大头了，大概是脸皮厚了。”，出门的时候克罗斯说，尽管他真正想说的是，我是因为她才买下这件衣服的。

吃饭的过程乏善可陈。西餐厅里灯光昏暗，闪烁的烛光让所有人看起来都温柔了，肥胖变成了宽厚，心不在焉变成了陷入幻想，乳沟比哲人的眼睛还深邃了，假的珍珠也像真的，在丝绸一样的长发中若隐若现。

克罗斯随口说了点什么又忘了自己说的是什么，有几个瞬间，他也分不清自己是为了喝酒才吃主食，还是为了吃菜才配的酒。格雷茨卡坚持要这种地方，克罗斯想，这样我吃肉他吃菜谁也看不清谁，省的互相怜悯以至于恶心。这样想的时候他往外看出去，落地窗糊了一层水汽，他抬手抹开，看到黑色雾中闪烁的灯火，和商场外边马路上，眼科医生埃克尔伯格巨大的灰色眼睛正在广告牌上直直的看着他。

克罗斯吓了一跳，但随即意识到，这双眼睛不是在看他，而是在透过他制造出的小小窥视镜看着屋里所有人。

回去的时候雪终于下起来了。格雷茨卡的车紧紧跟着他的，克罗斯从后视镜里能看到宝马的那双天使眼车灯。总有眼睛在盯着我，他想，总是有。

格雷茨卡比他晚了一分钟进家，那时克罗斯刚打开门，还没顾得上开灯，格雷茨卡就冲进了家门，克罗斯想说他一句先把车锁好，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克罗斯只得叹口气，拿起被他丢在餐桌上的车钥匙，去帮他倒车锁车。面对那双眼睛真让他不愉快，不管是涂着粉色眼影的、灰色的、还是金黄而明亮的车灯。

他回家锁上门的时候格雷茨卡已经从卫生间里出来了，高挑的身体在沙发上卷了一个支支楞楞的团，黑色的皮衣微微反射出一点雪地洒上的月光。

“吃的不对么？”克罗斯也没开灯，坐到他旁边问。

“今天都不太好，”，莱奥有气无力地说，纤长的手指紧紧的扣在胃的位置上，“下午给你发短信你也没理我。”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克罗斯想，并不是说他对莱奥的身体状况已经习惯到麻木了，而是他准时出现在约定好的餐厅，仿佛本身就暗示他没什么大事。克罗斯自然也没再说什么。不过，他仍然有一点小小的愧疚，在于或许他不应该点哪个牛排套餐，给对方翻搅的胃带来更

多不快。不过这种愧疚仍然是带有解脱的，看来他并不是今晚唯一在忍受的人。克罗斯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也许今晚商场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忍受，忍受梦想的明亮，也忍受幻灭。不过他仍然无法完全排解自己的愧疚，毕竟，更大的愧疚仍然在于他即将要说出来的事情。

“你看，”，克罗斯说，“公司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西班牙。”

面对怀里的男孩脸上的表情，克罗斯很想辩解两句，说一切都是生活，而生活其实还没那么糟糕，你看，即使像是这样差劲的一天，最终你还是得到了你想要的衣服，我也得到了一顿还不错的牛排。未来也是一样的。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任沉默继续存在下去。可不管怎样，让咱们俩权且相爱吧，不知道什么人在他脑子里说，你和我，相爱一年或者两年吧。这是人人都可以一试的一种神圣的、喝醉了酒的形式。整个世界有的是钻石，钻石以及幻想破灭的寒伧的礼物。

最后一段来自于《一颗像利兹酒店一样大的钻石》

"So I'm told," said John gloomily. "I don't know any longer. At any rate, let us love for a while, for a year or so, you and me. That's a form of divine drunkenness that we can all try. There are only diamonds in the whole world, diamonds and perhaps the shabby gift of disillusion. Well, I have that last and I will make the usual nothing of it."

别问我为什么开宝马的人也要看运动衣的价格，托尼老师节俭。

16，星期二

出轨预警！

在托尼·克罗斯摘下墨镜第一次看到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的时候，他就明白情人莱奥·格雷茨卡的死期将至。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克罗斯的飞机晚了三个时辰才在慕尼黑盘旋降落。汽车喇叭好像狮子在吼叫，钢筋水泥的巨兽一路狂奔，克罗斯只觉得他不在城市，而在某个原始丛林里。走进门的时候店员递给他一支玫瑰，猩红的花瓣上含着一滴水珠，但拿到手里的时候克罗斯才发现那只是一朵用纱布做的玫瑰。他恍惚的意识到，或许他所熟悉的一切都是诸如此类的虚构。

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看起来已经等待了他一个世纪，但仍然井井有条。白色托盘上并没有咖啡渍，可见他在这一个漫长的世纪里一次并没有举起勺子搅一搅咖啡。而温暖的热气从咖啡上蒸腾出来，带来一圈一圈的泡沫，好像隐藏着某种无可救药的命运。

“花是真的吗？”，罗伯特问，他说一口东欧味道的英语，像是某种打不了弯的蛇。

“你说的是真的吗？”，克罗斯反问，却已经在心里发出一声肯定式叹息。这个孩子，他苦涩的想，这个孩子。

“电话里那些？”，罗伯特平静地说，又飞快的抬起眼看了克罗斯两眼，“我没必要撒谎。”

克罗斯向后仰去，让自己的头可以对着天花板，花被扔在棕色的软垫上，就像沉入泥沼。

“不管你怎么想的，我都要说，”，罗伯特说，“他不是个孩子了，从技巧上来看。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更长，对他的一切也都了解更多。”

“我想看看。”，克罗斯慢慢地说，“而且我认识他更长，我还能记得他之前的样子。”

罗伯特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也没有碰那杯咖啡，好像它只是他买来的一个装饰，一朵被从树上摘下来的花。罗伯特看克罗斯的眼神堪称友善，和一点不易察觉的同情，他甚至不想纠正他说的有关时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他很可爱，罗伯特想，如果我是他的情人，我会让他拥有带阳台的房子，阳台上传来渔港咸腥的空气和山间林木的味道，他不适合在两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生活，他不能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荒凉和过于狂野的梦境会让他恐惧；也不适合生活在众人中间，那里密不透风以至于梦想蛰伏在土地里。罗伯特这么想是因为他知道托尼也这么想。经历了一个月的漫长交战，他对他如此信任。

“我们只要同时出现在他面前就行了。”，在路上的时候克罗斯说，“这就足够了。”

罗伯特沉默的点点头，于是他们之间又是寂静。

“他闻起来是什么样的？”，罗伯特忽然问。

“我不想说。”，克罗斯说，“这可能是他唯一在我们之间区别的东西。但是我有一次来慕尼黑，闻到他的房子里有花的味道。我想那或许是给你准备的的味道，或许，是你的信息素味道？”

罗伯特摇摇头，本来打算启动车子跳过斑马线，一个瞪羚一样的裸奔抗议者就从车面前冲过去了，他只得猛的踩了刹车。

“他在抗议什么？”，克罗斯问。

“我觉得要么是死亡的权力，”，罗伯特说，俏皮话却并没让人笑出来，“要么是自杀者应该拥有的权力。”

“我不理解德国人。”，克罗斯若有所思的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不可以安安静静的死亡。”

“你挺奇怪的。”

“说实话，”，克罗斯说，“我觉得像莱奥那样，在我们之间周旋，让我感觉非常的性感。”

罗伯特再次猛的踩了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嘴巴半张着，不知道是感到无措还是兴奋，过了半晌他只挤出了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慕尼黑？”

“我在见到你之前，”，克罗斯说，“不知道结果是会让人恶心还是让人兴奋啊。”

罗伯特又看着他，看起来不知道是该给他一巴掌还是亲他，他只是个纯洁的波兰人，分不清南部野花和大马士革玫瑰的区别，只知道大雪会把一切都埋的严严实实。但他最终什么也没做，只是踩了一脚油门。

“他也并没有许诺过你什么吧？”，克罗斯说，“他也没说过他爱你吧。反正他是没说过他爱我。也许他就是同时保持了两个炮友，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爱你。”，罗伯特回答。

他们再次安静。

”不管如何去说清楚。”，罗伯特说，“我不在意你们之间的事情如何解决，托尼·克罗斯先生，只是我不能接受。”

“他总是会消失，你知道吗，带着一种‘我爱你，但我不属于这里’的绝望感，”，托尼忽然若有所思地说，“每个月都消失接近一半的时间，好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去哪里了。”

“他在我旁边的时候也差不多，那时我总以为是他太年轻、太依赖人。”

“可怜的孩子。”，托尼简单的总结，“骗了我们两个却自己沉浸在恐惧与孤独里。”

“我不怎么同情他，”，罗伯特笑了笑，颇有点羞涩的天真，“他活该竹篮打水。在我们还是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明白要抓住一点真东西的。”

他俩都不再说话了，像是在思忖自己的“真东西”是什么时候溜走的。

他们把车停在了莱奥·格雷茨卡的门口，罗伯特向克罗斯点了下头，显示出他坚定的意志。

克罗斯跟着他下来，他们一起走到格雷茨卡的门前，互相谦让了一下该由谁转开钥匙。但这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因为在打开门的一瞬间，一股强烈的信息素味道迎面而来，那是火苗刚刚点燃玫瑰花丛的味道，烟的气味已经隐隐弥散开来了，但热力却把玫瑰灿烂的香味推到了一生仅有的顶峰，轰轰烈烈的盖过了焦土与烟。彼时散发着腐臭的死亡的真相还在被掩盖，爱情还挂着露水娇艳欲滴，燃烧不止是一句空话，它就是在用每一寸花枝燃烧，危险的燃烧，克罗斯和罗伯特好像站在悬崖上，他们知道，在下一秒花枝就会断折，而玫瑰将大朵大朵的掉进火焰里，如同黑色死亡带给年轻死者的臭气。但是他们要完成他们应做的东西。他们并不代表同一个立场不过他们都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更何况他们疯狂的嫉妒在里面的omega是谁，竟然完全瞒过了他们，里面的人才是幸福的，外面的人才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他们推开门——

在白色的床单和白色的被子里，这个同时迷惑了他们俩的男孩正自己安静的睡着。一支用完的抑制剂在震动中从白色的床头柜掉下来，在地上滚了整整三圈。

亲爱的，有个问题

已将你摧毁。

我已自满布荆棘的无常

回到你的身边。

我要你率直，

如剑或者道路。

你却坚持

保有我不想要的

阴影的角落。

17， 星期三

没有一点幻想，我们很难撑过星期三。

星期三，格雷茨卡应该去结婚了，可小矮人走进来，报告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东方有异动。”，戴红色帽子的小矮人说。

格雷茨卡猛的站起来，一下子挡住了烛台幽幽的火焰，他确实身材高挑，皮肤像雪那样白，头发像乌木框子那样黑，嘴唇就像盛夏的玫瑰花。小矮人敬畏的抬起头，看着他的王子。

“我要去看看。”，他说。

“您应该先结婚。”，年迈的大臣不赞成的摇了摇头。

“她可以等，”，格雷茨卡说，说这话的时候他人已经一脚迈出了门，“我只是去看看，不会耽误婚期的。”

他跳上那匹陪伴了他多年的良马，让七个骑着矮种马的小矮人在后面跟着他，他拔出佩剑，指向东方的天空。马就知道了方向，迈开前蹄向东边奔去。

他们第一天的晚上住在迷雾森林里，萤火虫为他们点亮灯光。小矮人和马儿们都铺了毯子躺在地上，七个小矮人只需要一张正常尺寸的毯子，他们头对着脚脚对着头，睡的像一个放射状的圆环。不过，当你仔细数了两遍，把两只手都用上，你会发现只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小矮人。原来紫色帽子的小矮人在放哨，他忠诚的站在最高最高的石头上，眺望着迷雾的尽头。而格雷茨卡则跳上树干，用藤编织了自己的住处。

“你为什么不息呢，我的王子？”，紫色帽子的小矮人问。

“我无法入睡。”，格雷茨卡望着远方，“你能看到什么吗？”

“我什么也没看到，除了鹰在最高的树上筑了巢，蜗牛在榕树下的洞里陷入梦乡。垂死的老兔子在啃着最后一根胡萝卜，鱼银色的鳞片在水波中反光。”

格雷茨卡点点头，他也什么都看不到，即使他已经站在一棵活了八百年的树上，他的眼睛也无法穿透着迷雾的尽头。五百年前，十个最勇敢的王国骑士进入了这片森林，六个失踪三个死亡，唯一回来的那个人什么话都不说，人们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这里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但对于已经迷失了的灵魂，他们同样无计可施。

“睡吧，王子。”，大树用低沉的嗓音说，“森林会保护你。”

格雷茨卡吓了一跳，但随即他镇定下来，拍了拍树干：“谢谢你。”

“但在遥远的地方，有邪恶的魔力出现，”，大树忧郁地说，“我感觉到我的胞族逐渐枯萎，或者陷入深深的沉睡。如果你也往那边走的话，请帮我看一眼，并把消息告诉附近的任何一棵榕树。”

“我会的，”，格雷茨卡说，“我就是为了它而来的。”

晨曦来到森林的时间比来到别处更晚一些，但是王子和他的矮人们在阳光来之前就已经出发了，在黑暗中，树们用震动的沙沙声为他们指明方向，指引着他们向森林和魔法的腹地走去。而他们越走树越茂盛，枝叶和枝叶连缀起来，挡住了太阳。他们必须下马行走，不然树叶就会碰到他们的头。这时，格雷茨卡听到了林木间传来不祥的声音，他立马拔出他的宝剑。所有小矮人也和他一样拔出宝剑。团团围住了王子。他们都放开缰绳，让马儿自己跑出去。格雷茨卡的马跑了两步就忽然站住，回头留恋的看了他一眼，接着猛的调转方向，像一道银色的闪电一样带领着群马沿来路奔去。

树干上渐渐冒出了许多怪物，它们既不像人，也不像猿猴，它们的身上长满了长毛，有些地方确实完全裸露的，布满了血口与抓痕，就在格雷茨卡他们头上，一只怪物正在咬死另一只小的怪兽，血一滴一滴滴在他们脸上和身上，被滴到的地方立刻像烫伤一样出现小小的水泡。“快走。”，格雷茨卡判断了一下方向，挥剑站在了怪物来的路上，把小矮人们挡在背后，“你们快往高处跑。我们在前边汇合。”

高处的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只有一个被荆棘环绕的地方，远远可以听到乌鸦的哀鸣。格雷茨卡一边挥舞着剑，一边也往山顶的方向移动。可是怪物实在太多，稍微一不留神，就会被它们抓一下，好在他的盔甲由王国最好的矮人锻造，又被低地精灵祝福过，这样的攻击并不能伤害到他。可渐渐的，他觉得身体越来越沉重，耳边好像有人在对他说话，“下沉吧王子，和我们一起漂浮在树上。”，这种声音越来越强了，到了后面，好像有整个王国的军队对他齐声说一样。格雷茨卡开始出现幻觉，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怪物们拖到了树上。他看到那些邪恶的梦魇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他看到母亲站在甜蜜的世界里对他招手、唤他过去。他知道这些只是幻觉，可他的手越来越沉重，腿也不能再抬起来，他听到剑掉到地上的声音，这是他最后听到的声音。

“醒醒，醒醒。”

格雷茨卡睁开眼睛，只见无从遮掩的灿烂星空出现在他眼前。他费力地想，如果我能上去看看该多么好啊。

接着就是七个帽子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帽子下头是七个小矮人焦虑的脸。

“他中了沼气的毒。”

“也许那些怪物抓到了他。”

“答案就在这里寻求。”

“他挺过来了。”

“他总能挺过来的。”

“反正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中毒了”

“糟糕，现在是周几了。”

“我怎么了？”，格雷茨卡坐起来问，还没说完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于是他纠正自己，改成，“谢谢你们。”

“好消息是，”，戴着黄色帽子的总是很焦虑的小矮人说，“怪物们都不敢上来。坏消息是，他们大概是因为这个才不敢上来。”

格雷茨卡顺着他的目光转头，只见被劈开的荆棘里，一座真正的城堡正在熠熠闪光。一个真正的王子总能认出一座真正的城堡，就像一座真正的城堡总在等待着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们进去。”，他说。

他们从侧门中走进去，城堡里的一切都很安静，随即他们发现，这是因为所有人都睡着了。打扫屋子的女仆倒在地上，手上还拿着没铺完的刺绣被子；做饭的厨师靠在炉灶上，男侍从保持着打开门的姿势，舞厅里的女人停留在旋转的姿态上，一个小矮人在经过的时候忍不住撩了一下她的裙子。一切都那么美好和静谧，可是格雷茨卡却为他们忧愁，他听过这个故事，这些看起来只是小憩一下的人已经睡了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里，小树的年轮转成了大树的、斑点狗被长毛狗替代了、远方的家园被黑色的魔法统治，废弃的王国迎来新的客人，这是整整一百年啊！

他依照记忆的指示走上旋转的楼梯，手里擎着不会说话的烛台。他的右手握紧腰间佩剑，脑中却不断回忆起妈妈为自己讲述这个故事的样子。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快二十年了，在此之

后，就是残忍的后爹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过，一切已经结束，他在小矮人们的帮助下，走进了皇宫，把那个毒苹果扔在他后爹的面前，并告诉他，如果不想让自己的脑袋像苹果一样滚在地上的话，他就要永远永远的离开这个王国。现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会退缩。

在城堡的顶楼上，格雷茨卡看到了那个沉睡的王子。他的头发是淡金色的，好像被星光吻过，他的皮肤看起来有点苍白，但在跳舞的时候，血色一定会从皮肤里透出来。如果妈妈说的没错，格雷茨卡想，他的眼睛一定是大海的蓝色。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看到了地上的纺锤，他蹲下身，用剑挑起垂下的床单，只见床下躺着巫婆，只不过，巫婆的脸铁青，长着长指甲的爪子紧紧的抓着地面，看起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

格雷茨卡猛的站起来：“你早就醒了。”

床上的人渐渐睁开眼睛，就像不适应这夜晚最昏暗的灯光一样，他眨了半天眼，才完全睁开，“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起来，我很疲惫。”

“你做的很好，”，格雷茨卡说，“你很勇敢。”

“我的父母在七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床上的人自顾自地说，透过月光，格雷茨卡看到他的眼睛果然是晴天的海那样蓝，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如刚从昏睡中苏醒时想的那样，来到了群星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起来。我不想让他们醒来，看到他们的震惊，听到他们的同情和愤恨。”

“那样就会有人前赴后继的来亲你。”，格雷茨卡忍不住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クロス，”，王子说，“叫我托尼就好。”

“托尼，”，格雷茨卡单膝跪在他面前，“你从窗户看过去，看到远处的黑影了吗？我想向那边走，真正的巫婆还在远方，你杀死的只是她的一个幻影，就像我当时赶走的一样。无数树

精和村镇在她的手底下沉睡了，只有我们真正的杀死他，你的族人才能再次醒来，我们也才可能在这场关于永恒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你愿意和我一起往前走吗？”

“我会解救你的同胞，”，带着七个小矮人和托尼出来的格雷茨卡对大榕树说，他知道这棵树将会把他的话语远远的带出去，传到遥远的南方，传到金色的皇宫和每一个臣民的耳朵里，

“如果我赶不上星期三的婚礼了，那就把它取消吧。”

故事设定抄袭尼尔·盖曼的《睡美人与魔法槌》

周四, Thor's day, 献给阿森纳。

网球运动员托尼·克罗斯最不喜欢网球。事实上,他社交媒体上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足球或者篮球的。至于网球,他却往往只放上一张Adidas或者Wilson勒令他宣传的平面照,或者一句简简单单的Back to train加上一张训练图。总之,言简意赅。他成绩不错,常年在男单第十左右,但在资源高度集中的网球世界也算不上引人注目,更拿不到什么冠军。说起场外的话题,更是没什么亮眼的内容,虽然以犀利与直率著称(比如提起某个名宿对他的批评,托尼直接问记者“他还没退役啊?”,记者窘迫地说他当然已经退役很多年了,托尼就只是拖长声音哦了一下,不再回答),但毕竟他还算守规矩,和自己无关的问题一概高高挂起,和那些著名的坏小子们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托尼的直率是有界限的,比如他并不会像克耶高斯一样主动挑事,说科贝尔先骂对手drama queen再大度祝福对方是惺惺作态,那是女单的事情,托尼可能闻所未闻)何况,这又不是讲究队友情和兄弟情的足球,这里是网球,“巡回赛里没有朋友”。托尼在场外也不算出挑的类型——不过在这个信息世界,谁都有出名的三秒钟,克罗斯的三秒钟发生在他平静的表示皇马比拜仁高一档的那次,德国网友为此炸开了锅,还一度登上了地区推特的热搜,最高票回复简短而非常有道理:“克罗斯懂个屁球啊。”,克罗斯亲自转发了这条评论,并回复“Better than you.”,了解克罗斯的人都知道,句号是关键。不过随即,这条热搜就被另一名比利时网球选手凯文·德布劳内面带微笑的指控对手是“slut, shit, motherfucker”替代了,之后他的朋友,比利时短跑名将埃登·阿扎尔表

示，这只是他跟凯文开的一个玩笑。真相不得而知，也从没人统计过他们俩给欧洲男网的形象带来什么损失。大概是这两者同样微不足道吧。

但网球专栏记者莱奥·格雷茨卡却注意了克罗斯很久。他第一次认识托尼·克罗斯，还是在2007年6月，他12岁的时候。那个夏天他和家人一起去伦敦郊区的温布利看温网资格赛，家人让小莱奥先进去，自己去买饮料和零食，但索尔的锤子，不是，丘比特的箭却让莱奥一回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孩正在和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争吵。

“只要有一点不是白色就不允许登场？”，男孩难以置信的说，好像被英国人的死板震撼了，莱奥的目光绕着他的身体逡巡了一圈，思索他到底有哪里穿的不是白色的，接着他脸红的注意到，原来是他的底裤，正在Adidas白色的运动裤下透出一点黑色的印子来。不得不说，男孩的屁股对于他的年龄来说过于丰满了，让运动裤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深深的陷入他柔软的双股之间。而他的胳膊则还在宽大的上衣袖子里逛荡，手腕上套着白色的腕带。

“我没有带其他颜色的……底裤了。”，男孩说，他看起来介于想要骂人摔拍和不知所措之间，“我把它脱了行吗？”毫不意外的，他很快被工作人员摇头否决了。这时格雷茨卡小小的脑袋瓜里灵光一闪，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哥哥，”，他走过去，拉了一下男孩的手臂，“纪念品商店有卖温网标志的白色底裤。”

“算了吧，”，男孩垂头丧气，“我应该打成人组的比赛的，我已经有排名了。反正我本来就不想去打青少年组的比赛。再说，我不想穿没有洗过的底裤。”

“你可以把它穿在你的黑色内裤外面。”

男孩的眼睛亮了。这时，莱奥才注意到这个德国小汉斯红扑扑的脸上，有一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光芒的蓝眼睛（他稍后才注意到那是他密而卷翘的睫毛），像极了温布利会提供的奶油草莓，就是那种本来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口味还带着酸涩却已经长得非常诱人的红色草莓，

上面浮上一层白奶油，平生出一种本不应有的甜意。不过真的吃到这个的时候莱奥已经进了场，坐到了爸爸妈妈的旁边，看比赛的时候他一直三心二意，想着托尼到底怎么样了。穿着两层内裤，他到底能不能赢球。（我说的那句“祝你好运”会有用么？）

“不能。”，29岁的托尼·克罗斯说，还对他眨了眨眼睛，“我平时都不爱穿底裤的，一下穿了两层，你说能不能赢。”

莱奥的目光禁不住往下飘，想知道男人这次究竟是穿了温布利正统的白色底裤，还是像他自己说的，什么也没穿，但他最终还是稳住了自己的目光，抛出了专访的第一个问题：“你曾经在温布利有很美好的回忆，请问这次回来你对自己有什么希望吗？”

“请问这和刚才那个问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

“哦，”，托尼答应了一声，眼睛从上往下从格雷茨卡的腿上扫到他脸上，漫不经心的答道，

“我还以为你想从那里加深一下对我的了解。”

这点小小的相认的尴尬并没阻止他们顺畅的聊下去，尽管，格雷茨卡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在二十度的空调里紧张的流着汗，胸口袋子里还不称职的插着温网的纪念笔，但是克罗斯确是个很有经验的被采访者，有问必答，也不至于完全是套话。甚至，当格雷茨卡因为情急而想不出来最后两个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他还俯身过去，把格雷茨卡遍寻不到的小笔记本从他胸前的口袋里抽了出来，自顾自的翻开，朗声读了出来，“您是否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考虑提前退役——是，不过可能再过几年，34、5岁的时候。顺便一提，问这种是或者否的问题没什么必要，我帮你问一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退役时间，只是费德勒

和纳达尔他们让人觉得人可以一直打到四十岁。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也不是所有人都享受旅游。”

格雷茨卡一把把小本子抢过来，接着问下去，“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您可以改变某次经历，您最希望改变什么？是16年温网半决赛五盘输球的那次么——毕竟很多人说那是您最接近大满贯的时刻。”——16年的那个夏天，是克罗斯在时隔30年后再次代表德国男单闯入四强，但最终五盘惜败。对于这次失败，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只是让无数观众扼腕叹息。格雷茨卡就是其中之一。也同样在那个夏天，他向家人袒露了自己的性取向。在英国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对吧？

“不是，”，克罗斯摇摇头，“我很少后悔，不过说说倒也无妨。我最想改变的是我17岁第一次来英国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的时候，不小心穿了一条黑色的底裤。在一个男孩子的劝诫下，我在外面套上了一条新的白色底裤。结果在整场比赛中，我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因为我的裤子太紧了。不然我就要像纳达尔那样用手把内裤从屁股里拉出来。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我很希望我可以当着那个工作人员的面，直接把黑色底裤脱下来，扔到他脸上，然后直接穿着运动裤去比赛。那次我没机会这样做，结果一直到现在，也没机会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格雷茨卡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我做专访呢，还容忍我记不住问题，难道因为我长得对你的胃口？”

“莱奥，”，克罗斯笑了起来，他看起来跟少年时期不太一样了，之前他还是酸涩的草莓，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大块又香又软的奶油，可以顺着你的腿滑进去，“你问了我这么多，我也问你一个——你已经当了我男朋友两年了，为什么问问题还是会打磕巴呢？”

格雷茨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默默把视线移动到克罗斯勾着他小腿的脚尖上。

“我想是因为你总能让我想起温布利最好的那些时刻，莱奥。”，克罗斯笑完了往外看去，只见太阳底下绿油油的草坪上，穿着白衣的球童在奔跑，“就像一块还没有人上场的球场。那个时候我们总能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想着挑战规则和权威不受到惩罚还得到便宜，觉得那就是很酷的事情。跟别人在一起问答的时候我总要撒谎，说我没想过要做什么除了网球以外其他的职业，因为我18岁就进了温网正赛。但是那都是假的，他们看不到真相，看不到17岁的我站在场边，因为没穿合格的衣服进不了场的样子。实话实说的话，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趋利避害，寻着相对好又不费力的方向走。17岁的时候我决定去成人比赛试试，我做的还好，接着就是这样了。但你会提醒我另一件事，提醒我规则本身是多么无趣并且容易被戏耍。提醒我我自己也曾经想过，去他妈的吧，老子不干了。那一天是我在温布利最好的时刻。”

“你知道修改你的稿子有多麻烦吗，”，格雷茨卡喟叹，俯身向前亲上了他的男友，足足一分钟才留恋不舍的分开，“你说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活？”

“因为体育记者的工作离了球星就没有意义，”，克罗斯靠在椅背上，用他一贯冷静简洁的口气说，“你们得依附着我们找到价值。”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我妈？”

“等你写完这篇报道吧，”，克罗斯说，“我可不想让你被你妈当成小白脸。”

分别的时候格雷茨卡又依依不舍的亲吻了一次他的恋人，还祝了他比赛好运。克罗斯不喜欢在大赛前跟人上床，他们也一直恪守着这一点。出门以后他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想幸亏克罗斯没发现他本子上记的那个关于状态下滑的问题。老生常谈，他想，但他不愿意给恋人带来一点不快。也许克罗斯本人并不相信这个——这个和其他网球选手一样自私自利的男人清

醒的知道自己下一轮的对对手很难缠，对取胜仅仅抱着谨慎的乐观期望。可是对于格雷茨卡来说，他一直希望带给他的男孩的，就是爱、希望和力量。可是一旦现实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克罗斯没有赢，那也没什么关系，他们照样可以取走奖金，并且获得一个短短的、去德国探望格雷茨卡妈妈的假期。

屋子里，年长的男人和年幼的男人在争吵。年长的男人有金色的头发和晶蓝的眼睛，年幼的男人有黑色的头发和棕褐的眼睛。年幼的男人向前跨步，年长的男人向后退步。年幼的男人伸出两只胳膊，一下子钉住了年长的男人的肩膀。年幼的男人只想让年长的男人听他说话，只有年幼者才会通过这种战栗又蛮横的语气说话来引起别人注意，年长的男人给他注意，可随即发现年幼的男人并不能发现这是一种难得的礼遇。于是年长的男人挣脱年幼的男人的手臂，问他你还在希求什么，希望我们像一对愚蠢的情侣那样双目相对双手相握进入炽热的让地球毁灭两周的爱情吗？我最好还是去睡觉，不再听你说什么，最好语言可以从我一边耳朵进入，一边耳朵穿出去，不要经过我的脑子和我的心。年幼的男人说你难道不是正在这么做么。年长的男人温柔和煦的笑起来，说既然你这么认为我也没什么好争辩的。

年长的男人离开了窗户旁边，年幼的男人还站在原地，想知道有没有哪怕一次，话语也像穿透自己那样穿透了年长男人的心。于是他拿出年长的男人曾经的笔记，在笔记里，年长的男人也曾是年幼的男人。于是年幼的男人开始读。

屋子里，年长的男人和年幼的男人在争吵。年长的男人有黑色的头发和棕褐的眼睛，年幼的男人有金色的头发和晶蓝的眼睛。年幼的男人向前跨步，年长的男人向后退步。年幼的男人伸出两只胳膊，想要触碰年长的男人却又放下了。年幼的男人只想让年长的男人听他说话，只有年幼者才会通过这样战栗又蛮横的语气说话来引起别人注意。年长的男人给他注意，年幼的男人习惯了这一点并不把它当作一种格外的礼遇。于是年长的男人握住年幼的男人的手

臂，把他拉进自己的怀里，用粗大的手抚摸年幼的男人柔软的头，告诉他我没有希求任何东西，我们只希望我们可以像普通的情侣那样生活，那样简单的陷入爱情，不管结局是好还是坏，不管太阳会不会停转星星会不会陨落宇宙还存不存在，也不管我们自己还存不存在。我们总有某种方式存在，那就是通过我们的爱情存在。通过你触碰我的身体，通过你的耳朵接纳我的话语，我的一部分将离开我自己，进入你的心灵里，并随你一起存在。而我自己，对于爱情我已经太老了，好像一只鳄鱼没法装成绵羊，陨石没法变成云朵，我没法许诺在我的心里你也有这样的分量，足够改变我和我的世界，但我们的世界将交汇，高山与高山并为一体，大海与大海同流，太阳从我这里升起，从你那边落下；月亮从你那边升起，从我这边落下。我们仍然保持形体的差异和这与那的区别，但仅仅是为了分割地理，而不是为了分辨你与我。我们将拥有这样的爱情。

于是年幼的男人放下笔记本，年幼的男人也从窗前消失了，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他站在卧室的门口，对着里面念着道白。年幼的男人说，我仍然希求再一次进入你的世界，即使你的山峦已经因为挤压和分离而变了形态，即使你的河流仍然流向无法追溯的远处，即使你只有半个白天拥有太阳，半个晚上拥有月亮，我仍然渴望将它补全。如果我的要求给你伤害，那就让我的要求从你的左耳进去右耳出来，不要流过你的心田。如果我的要求你无法回应，那我就祈求梦境之神给我一座通向你的梦境的桥，让我当面向你陈述。我知道鳄鱼没法再装成绵羊，陨石也没法变成云朵，但在梦的世界里，天地都可以翻搅，云朵里泛起波浪和涟漪，而我们走在群星之上。在梦的边缘，我将向你再一次陈说，因为那里仍然有希望。

如年长的男人一样，年幼的男人也在沉寂中等待对方的回答。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自己同时也是年长的男人。此刻他明白，不论是他自身还是年长的男人，讲述的都是谎言、都是虚妄。

谢谢您：